皇清經解續編

吐12
698
3

門 12
號 698
卷 3

春秋稗疏一

衡陽王夫之而農著

隱公

春王正月　以夏時冠周月之說朱子辨胡氏之非詳矣且以經文求之言正月而繫之王則明此正月乃周天子所頒之正月公羊氏言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說雖迂謬亦以明改正授時惟革命之王定其名實而正月之文自周頒矣若夫子以己意欲行夏時則但當言春正月不可稱王王不以爲正月卽不得天亦不能矯誣以泯亂一代之制又豈夫子所欲垂法之正月可自稱王乎不敢自專又豈敢假冒王章以欺天下邪春秋之義微而顯此言王者其義不一周旣東遷諸侯僭擅益有不遵

南菁書院
明治三十年十月二十日購求

其正朔者故稱王以見魯所秉者周禮公羊所謂大一統此一義也王爲今王以王冠月明三統遞建正月之號不一而此之正月乃今王之正月非夏商之正月此又一義也然以建子之月爲正月惟周之王天下以革命不相沿之故立杳茫之天統而異乎天之顯道則此正月乃王之正月非天之正月以寓周正之差夏時得天之意此又一義也經文化工之筆游夏不能贊於此見矣三統之說曰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云正建者以所建爲正月也故曰王者改正朔若仍前王之正月爲正月則正未嘗改矣明言周正建子而謂周稱建子之月爲冬十有一月則何改之有乎周禮有正月有正歲正歲建寅之月也正月建子之月也或以正月之吉始和爲疑言建子之月冬氣爵發不得言和不知古人之候氣於徵故三統謂之三微冬至日回北陸一陽生於地下故從其微而謂之曰和如於其著而言之則建寅之月日方在亥月吉朝旦正冬春之交嚴寒方冽亦不得謂之曰和何疑始和非建子之月乎豳風言一之日二之日者乃追賦太王以前事不足爲據而其曰七月流火則公劉以來自用夏正也建寅者以立春爲歲首建子者以冬至爲歲首不以大雪自冬至至春分陽氣始發可謂之春春者蠢也蠢動微動也春分以後百昌怒生其動不蠢矣建子非春之說不可執也何得以臆見立夏時冠周月之說使聖人矯立王制而亂一代之成憲哉

我　杜氏范氏皆以爲氏羌之別種按氏乃有扈氏之苗裔子

孫遷流逾隴而西羌乃三苗姜姓之別舜遷之於三危後漸入
內地居隴蜀閒是氐羌種類皆居西南內則武都外則河湟去
山東懸隔春秋時戎狄內雜不聞氐羌東徙可云如後世氐羌
之類不可竟指爲氐羌傳注家泥東夷西戎之說而不知通耳
杜氏謂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似矣然費誓稱徐戎並興東
郊不開魯所亟與會盟者必此戎也孔氏謂徐州之戎帝王羈
縻統馭秦始皇逐出之此戎當在魯之東南安東贛榆之閒若
濟陽乃豫州之域地在魯西今曹縣地蓋曹衛之境未聞有戎
居此則杜解固未確也

向　杜解譙國龍亢縣有亢城龍亢地在今懷遠縣境漢書沛
郡有向縣注云故姜姓國炎帝後地近蕭縣言譙國龍亢者晉
併入龍亢爲譙王國邑也後漢書注云地道記曰左傳隱二年
入向城在龍亢縣東南而闕駰十三州志曰軹縣南山西曲有
故向城卽周向國也傳曰向姜不安於莒而歸者也今按軹縣
之向邑也非國也傳所謂王以蘇忿生田向與鄭注云在軹縣
西地名向上者也其地去莒千里而遥莒以小國偏師安能越
齊魯宋鄭而入其國都則班書爲是闕說非也地之以向名者
不一軹縣有向矣扶溝亦有向會吳之向也長葛有向襄十一
年諸侯師於向者也皆如字唯此龍亢之向國音式亮反顏師
古注云然

賵　公羊傳曰車馬曰賵賵以贈葬而用車馬者疑爲遣車但
遣車塗馬爲物甚微而喪禮葬有容車列生時所乘者於壙前

以爲容觀不以殉也仲子僭夫人之禮其翟厭與仲子之卒不見於春秋蓋在隱公未立之前至是始歸賵者與秦人歸穆不及大斂同皆周末文勝之陋也

紀履繻　左傳作裂繻裂與厲同禮記所謂鞶革也小囊盛帨巾者加繻以緣飾之鄭康成內則注引此經文爲釋繻朱色繒也名必有義字必從名裂繻字子帛故當從左上讀如裂下相俞反

日有食之　月之朔望必以日月之食爲準非合朔則日何緣食非正望則月何緣食此厤法一定不易之理也春秋所書有言日不言朔者有言朔不言日者有但書月而日朔皆不言者杜氏以爲史失之穀梁氏則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專家之學事理迷謬焉有日食而可謂之晦日可謂之既朔乎其言夜食尤爲舛妄食限在夜夜卽朔也所惡於日食者以日光受蔽人不得見故爲災眚若食限在夜無所蔽於人閒不足爲災故厤家可無夜食之法又云王者朝日日出而有虧傷之象故知其食於夜尤足令人姍笑不禁日食者月正在日下蔽日人不見耳於日何傷乃既復而猶有傷乎王者朝日春分之禮非旦旦而朝日卽令旦旦朝日偶有陰雲何從得見唯算入食限則雖京師雲翳而千里之外陰晴既異自見其食豈藉一王者之目擊而始知哉專家之學聞不多而疑不闕不知而作如此類者眾矣其不言日不言朔者公羊謂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其說較是所謂失者

朝失也非日食之失也周用天統厤爲法遠而多疏不能審定
定朝則所謂朝者非朝故夫子曰行夏之時言周厤違天不可
行也其不言日又不言朔者則所置朝失之愈遠蓋有差至三
四日者矣春秋因其謬而分別書之以顯周厤之謬以定百王
敬授民時之大法抑不待貶而大義自見穀梁固不足以知之
杞　杜氏云杞本都陳留雍邱縣桓六年滀于公亡國杞似并
之遷都滀于乃以地理考證經文雍邱去滀于地且千里滀于
卽亡杞安能越鄭宋魯齊而遠并之遽舍其故國而爲千里之
遷則杜說固屬未詳漢書注雍邱故杞國武王封東樓公於此
先春秋時徙魯東北滀于之亡入春秋後十七年則杞初不因
并滀于而始東遷也莒取牟婁牟婁杞邑杜氏亦云城陽諸縣
東北有婁鄉後漢書平昌侯國有婁鄉注謂是牟婁地屬北海
諸縣今諸城也則杞之國在青州齊之南魯之東春秋前已不
都雍邱明矣雍邱今杞縣春秋時爲宋鄭二國之爭地葢王子
友遷於新鄭之時杞已去雍邱而遷北海其後或都滀于或都
緣陵皆在青州之南境特未都滀于之時未考其地果何在要
其在安邱諸城之閒與莒爲鄰已久離雍邱之故封則無疑也
畢帥師　畢不稱公子四傳皆以爲貶詞左胡以其固請强君
不義猶爲近理公穀謂以弒君故貶則會師之日尚未成弒及
其逆女大惡已成不貶之於罪已彰著之後而逆億之於弒械
未成之先何說邪無駭亦公族也不稱公子公孫傳以爲春秋
之始猶爲近古故大夫不得賜族而但書名挾也柔也溺也皆

猶之羣也至羣以弒成桓公之篡故與聯族屬以寵之稱公子以亂國法自羣始也若益師彊之稱公子則於其死而加以殊寵非生者之可徼也稱公子之與否固無關於褒貶不然慶父之惡豈在羣下而始終以公子稱抑又何也

濮　地以水名則凡水之濱皆可名也而亦必於其水之濱按水經河水東至酸棗縣濮水東出焉又曰瓠子水東北過廩邱爲濮水酸棗今延津廩邱今范縣葢西自延津東至濮州皆濮水之濱可名爲濮特地在河北與陳國之境既限以大河而中間宋地陳之封壤不得有濮名也衛使石宰醜涖殺州吁於濮衛人自於衛地殺之若殺石厚則傳言涖殺於陳亦以明濮非陳境矣杜解云濮陳地非也此時衛未東徙尚都衛輝而延津在其東南爲邊境自陳至衛之孔道殺州吁於境上亦戮於旬人之遺意若後漢郡國志言東郡濮陽春秋時曰濮則迁道而東非陳至衛之途葢亦未審

觀魚於棠　棠在今魚臺縣濟水東流過之河濟合流以來河逆其南出廟道口周定王以前河方北流獨臨濟水故公羊傳曰棠濟上之邑也隱公葢臨濟而觀之觀左氏作矢矢陳也濟亦大瀆也雖有魚非可陳而觀者葢魚之爲言漁也陳其取魚之具而觀其獲也北方唯冬可以取魚故周頌潛有多魚詠季冬薦魚之事周正之春夏正仲冬以後也於時乘冰合魚聚於淵而多設罾梁罾罟以取之此謂陳魚而觀也又按杜氏於此及會戎於唐皆云方與之武唐亭一地二名者古者侯國封疆

小而人民聚故櫛比置邑各爲之名子曰十室之邑十室可名爲邑猶今之鄉國耳則唐棠密邇而邑名異無足疑矣

艾　杜解云山牟縣有艾山而桑欽水經文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南過琅邪臨沂臨沂今沂州也酈道元說地近莒之浮來後漢郡國志琅邪臨沂縣注隱六年盟於艾杜預曰縣東南有艾山又與左傳解云牟縣者異按沂水有二一則浴乎沂之沂在曲阜漢書以下曲阜幷入蓋縣其水蓋流入泗一則發源琅邪東流入海蓋縣亦有二一在曲阜讀如字古拜反一音古盍反齊邑也地近於莒後爲王驩食邑是以互相淆訛艾山自在琅邪之蓋杜云泰山者非也曲阜之蓋古拜反乃魯國都郊關內地齊方彊盛其肯至魯都而受盟乎則艾在齊南魯東近浮來而屬琅邪明矣吳齊戰於艾陵其卽此艾與

垂　左傳云遇於犬邱杜解犬邱垂也地有兩名則杜既知垂之卽犬邱矣而又曰濟陰句陽縣東有垂亭豈不自相背戾邪

犬邱於漢爲敬邱漢書注云明帝更名太邱應劭曰春秋遇於犬邱在此水經注言睢水側有犬邱王莽改曰敬邱縣屬沛郡而句陽縣屬濟陰一臨睢水爲宋地一近濟水爲衞地傳稱宋公以幣請先見修主道也則垂爲宋地審矣睢陽有雉水字从犬而音同垂然則垂本雉也尤知其非垂亭也

郎　杜解詳於紀地唯郎闕焉今按後漢郡國志高平侯國注言隱九年費伯城郎在此高平於西漢爲橐縣在金鄉鉅野之閒地近於宋隱公於時方將與宋爲難故非時亟城之

防　郰防　邑名有地相近而名同者攷證之所以難也會防之防在漢華縣屬泰山郡其地當在齊魯之間故文姜會齊侯亦於此取防之防杜云在高平昌邑縣西南與成武東南之郰城同在魯西而爲宋地魯既取之於宋莊二十九年因城之爲臧氏食邑觀臧紇自防奔邾則其爲昌邑之防在魯西南可見矣

桓公

孔父　杜氏既云孔父嘉孔子六世祖則知孔父之名嘉矣又曰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何其自相刺謬也名嘉而字孔以孔爲乳子於元鳥至之時於時爲吉於事爲亨也故鄭孔子嘉亦字子孔孫以祖字爲氏孔子之姓繇孔父而稱若謂孔爲名豈孔子以祖名爲氏乎若謂孔姓名父則古今未有以父爲名者父與甫異顏之推謂凡繫字於父之父竝讀如父母之父是也穀梁謂孔子爲祖諱義亦得伸父者尊稱也孔其字也嗇亦宋之公族故孔子曰臣殷人也

郰大鼎　有郰邑有郰國隱十年魯取郰於宋郰故久爲宋邑若郰國爲文王之子所封至僖二十年郰子尚見於經非宋於此時能有其地也杜氏於取郰注云濟陰成武東南有郰城於取郰大鼎注亦云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郰城又曰郰國所造器也則混而爲一矣成武之郰爲宋魯犬牙相入之壤是宋邑也非郰子之國也郰未亡地不得入宋寶器亦不得遷於宋要此大鼎乃宋於郰邑鑄之者非郰國所造也郰子之封未詳所在

而成武之鄄必非其國都杜解淆亂不足從

鄧　杜氏解云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召陵於漢屬汝南郡在西華鄢城之間今屬開封陳州蓋陳地也按桓九年鄧南鄙人攻巴客而奪其幣杜云鄧在今鄧縣南沔水之北則今襄陽樊城之地在漢江北者是也爲鄧之南鄙杜氏以鄧爲鄧縣明乎其爲今鄧州矣巴人從夔州逕鄖陽循鄧州之南繇襄入鄖若鄧國在潁川相去甚遠安得南鄙在鄢爲巴人之借逕乎又莊六年楚伐申過鄧亦取道襄陽至鄧州遂東向申今信陽州若鄧在潁川則中隔陳蔡相去亦遠伐申安得過鄧鄖鄧州之爲鄧國古今不易漢書注應劭曰鄧縣鄧侯國後漢書亦言鄧有鄧聚皆屬南陽郡若召陵之有鄧城在鄭之東蔡之北二國謀禦楚難不應東北嚮而謀之胡氏曰其地以國鄧亦與焉鄭蔡南至鄧而會謀斯爲得之

會于郰　左氏公羊皆作成胡氏獨從穀梁作郰按郰國也莊八年齊魯圍之文十二年郰伯來奔其國在濟南西北齊衛之閒杜氏所謂東平剛父縣西南郰鄉也成則魯邑也在漢泰山郡鉅平縣後爲孟氏之食邑在齊之南故曰無成則齊人必至於北門紀會魯以謀齊難自就魯以謀安敢越齊而西會於濟北哉且地以國者其國亦與郰近齊而微弱亦豈敢爲紀主以亢齊穀梁成傍加邑自傳寫之訛耳

祭　杜解云祭鄭邑長垣縣東北有祭城封人守封疆者因以爲氏胡氏則以爲周之命大夫按祭城之祭讀如字命於周者

則祭公謀父之後與祭伯祭公祭叔同族音債其國邑在王畿內非長垣之祭也左傳稱祭封人仲足足其名也仲其字也故胡氏以與單伯同爲命卿封人之官秩卑而權輕安能操廢立之權然則封人者昔於王室爲封人非鄭之封人也天子之元士視子男封人出爲命卿正相當矣祭仲執鄭之柄使食邑於祭城而以爲氏則當有後於鄭而終春秋之世鄭無祭氏之族又足以見其同於單伯仍歸於周無後於魯也又長垣地踰濮水於春秋爲蒲戚也而陳留志言長垣祭城有蘧伯玉墓則祭城爲衞邑而非鄭地鄭安得有封人於祭乎以此考之胡氏之說爲是

燕　穀邱　燕南燕也字或作鄢姞姓之國在河南胙城縣其

召公之後封於薊者春秋稱北燕穀邱左傳謂之句瀆音鉤豆之邱濟陰句陽縣應劭曰左氏傳句瀆之邱也酈道元亦云在濟陰句陽道東南其地當屬曹衞杜云宋地未是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杜云壬辰七月二十三日以是年六月有壬寅十一月有丙戌推之知壬辰爲七月二十三日壬寅爲六月二日丙戌爲十一月十七日或十八日但杜云從赴則未是豈有日不誤赴而月誤者益傳授相承之有訛耳

葛　杜解葛在梁國甯陵縣東北此則與亳爲鄰之國夏之伯國湯已滅之不得閱殷周而仍在邾牟葛皆稱人而魯旅見之則皆魯之附庸牟在泰山郡邾在魯南鄒葛亦應附近於魯甯陵當春秋時爲宋地去魯遠矣此葛益所謂葛嶧也今兗州之

嶧縣與鄒接壤當魯之南爲魯附庸其後不再見於經傳固無從考耳

莊公

單伯逆王姬　二傳作逆王姬左傳作送言逆則單伯爲魯大夫言送則單伯爲王臣考經之言單伯者不一皆魯事則命大夫之說爲長而自此年書單伯至文十五年凡八十二年書單伯至自齊明非一人若彼單伯爲此單伯之子姓苟非魯人何爲世爲魯卿則又不容不疑但言自周而送則必至魯而後書夏已至魯何爲秋乃歸齊故二傳定爲魯使往逆乃魯主王姬之昏則逆之者齊事也若魯逆之來魯亦當使魯人不宜還使周之命卿蓋既使逆之以來因定遣送之於齊則可云逆亦可云送三傳未嘗不相通也而單伯之閱八十餘年無異稱則終不可解

大水無麥苗　周厥自夏至起至秋分爲秋麥熟於夏夏正之夏也大小二麥至小滿而盡穫安得夏至以後尚有未穫之麥爲水所漂乎杜云漂殺熟麥非也春秋紀災每於公家賦斂之日書之四月收麥五月末乃登之公廩故莊二十八年於冬書無麥蓋是年積雨敗麥至夏至後大水淹五稼之苗故彙記之耳此時河尚北流魯無決隄之患唯汶泗諸泉積雨坌涌以知無麥者雨敗之也無苗者水沒之也

公次於滑　左傳作滑二傳作郎滑杜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蓋今大名之滑縣言次則公帥師以往紀在魯東南今欲

救紀而其君輕去國都帥師以西次於曹鄭之閒獨不畏齊之乘虛以致難於魯乎如云約鄭鄭之東鄙紀也亦不北逕於滑唯郎則按後漢書注在山陽高平縣今兗州之金鄉也既不出魯封內又爲鄭紀之孔道固宜以二傳爲正

子糾　杜氏謂子糾爲桓公庶兄程子則曰桓公兄而子糾弟史記謂二子皆僖公子程子則謂皆襄公子程子所據者薄昭與淮南王書桓公殺其弟之文也杜氏所云則荀卿言桓公殺兄爭國已先薄昭言之矣乃以經傳攷之則二說皆未得其實胡氏於納糾從公穀不稱子於取糾殺之又從左氏稱子胡氏雜用三傳惟其意以爲去取則是屈古文以徇己意往往有此淆亂之病聖人立法必無一人而頃刻變易之文既稱糾爲子則納與殺皆稱子矣必如左氏而後經有定論稱子者從乎襄公而言猶之乎子般爲莊公之子以未卽位而稱名實則在喪之孤也叔向對韓宣子謂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確有明證而傳云襄公立無常鮑叔知亂將作奉公子小白奔莒當襄公初立之日使小白爲其子則尙在幼沖且未嘗有申生之釁鮑叔何爲遽奉其子背父而逃其爲襄公之弟明甚若管召奉糾奔魯傳云亂作乃奔則畏無知而出糾固襄公之子也糾爲襄公之子有繼襄之義故在喪而稱子小白襄公弟也於分不當立故但以名書蓋襄公既弒無知又誅糾以父死子繼之義因魯求入而襄公使民慢虐爲國人所不與故大夫雖受盟於魯而不願戴暴君之裔故桓公入而衆助之以敗魯而殺糾是糾

非小白之兄抑非其弟乃其從子也於分當立而桓公奪之耳若夫子稱管仲之仁則自以其功在天下後世初不以糾之不當有齊而以徙義予之一能徙義而遂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乎

乘邱　杜解但云魯地未得委悉一統志曹縣有乘邱城謂魯莊敗宋師於此乃據應劭說以濟陰郡之乘氏縣爲乘邱也乘氏曹地非魯地按傳公子偃自雩門竊出而犯之是宋師已深入魯地不當西南遠在曹境史記正義曰乘邱在兗州瑕邱縣西北三十五里瑕邱在今滋陽縣爲兗州府治去曲阜爲近乘邱自當在此

荆　楚曰荆者二傳皆謂州舉狄之也夫州大而國小楚未能全有荆州之地而舉一州以與之是縱之也豈狄之邪狄吳不名之爲揚赤狄在潞不名冀何獨以一州授楚乎書稱荆及衡陽惟荆州荆自荆也荆州自荆州也楚封於丹陽依荆山以爲國荆山在今南漳縣爲荆州之北境故因以名州耳其或稱荆或稱楚者荆楚一也皆木名也黃荆本名楚以之爲刑杖則名荆楚國本名荆至僖公時始改曰楚杜氏曰荆楚本號後改爲楚是也其地產楚因以名山而名國或亦惡刑杖之名改從其木之本號耳非春秋故抑之詩稱奮伐荆楚又云裒荆之旅荆國之爲荆舊矣

莘　地名莘者不一晉文登有莘之墟乃伊尹所耕之野在河濮之間漢爲陽平縣今東昌之莘縣是纘女維莘之莘姒姓之

國字或作侐在郃陽渭涘今同州郃陽縣有故莘城是也左傳
神降於莘之莘號邑也在大河之北此莘乃蔡地字或作新漢
爲新陽縣應劭曰在新水之陽今汝甯眞陽縣是也楚深入蔡
地蔡侯出禦而敗之

扈　杜云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卷縣今原武此文宣二公
時晉會諸侯之扈去齊且千里去魯亦遠齊魯接壤之國會盟
以講姻好非有事於西方何爲遠涉千里以結盟地固有名同
而實異者足知此扈非滎陽之扈傳稱夏有觀扈其地在今東
昌之觀城鄰於衞而爲齊魯之西界孫氏曰扈齊地得之

郭公　杜氏曰蓋經闕誤胡氏曰義不可曉是已又據劉氏以
爲郭亾汪氏謂亾字从入从匕與公字相近乃公字篆文與亾
字迥異不可强通大要郭公爲失地之君與通公虞公一例其
下或有出奔見執之事舊史闕之耳其稱公者所謂寓公也寓
公不論侯伯子男皆曰公蓋已失其故爵而所寓之國必以諸
侯之禮接之爲之名曰公與本國之君敵體耳胡氏於州公則
言天子三公王者之後稱公州非三恪抑非入相於周僻在東
夷之小國耳義既不立於虞公則又曰從下執之之詞曹伯鄭
伯皆下執之而不稱公何獨於虞而云然

洮　舊注洮音他刀反水出零陵東入湘者音他刀反非也水之以洮名者不一其音亦異水
出隴西過臨洮東入渭者則音他刀反水出零陵東入湘者音
徒到反此洮在濟水之西濮水之南傳所謂自洮以南東傳於
濟是也音推小反觀傳所言則洮南故屬魯而僖公以前爲曹

所侵奪莊公之時則爲曹地若洮北則終始爲曹地定公十四年齊宋會洮杜云曹地是已而此云魯地疎矣

鄑　公羊穀梁作微京相璠曰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汪氏曰殷王元子啟所封其地正在魯西杜云魯下邑則公羊穀梁之說爲長按爾雅水草交曰鄑通谷者微微之爲地下臨濟水蓋澤藪也則微鄑互稱有自來矣春秋築城皆曰城有堞闉也囿則曰築圍塹而已然則微囿之築圍其澤藪而已故穀梁傳曰虞之非正也於義亦通胡氏以完舊爲城築爲創始未是

新延廄　左傳云新作延廄趙氏謂若新作但當云作不當云新其說良是左氏似以延爲廄名廄偶爲之佳名無當於典故何足紀錄以實求之延者增益而使廣袤之謂廄增則馬增馬增故廄必加廣在禮諸侯之馬六閑閑爲一廄一閑良馬田馬駑馬二百一十六匹其畜馬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今魯增其閑數廣其廄以庳之故至僖公之世盛稱其馬之富如駉頌所云蓋自莊公時畜牧已夙矣

蜚　蜚芳味切劉歆曰負蠜是也爾雅謂之盧蜚廣雅謂之蜚蠊音戚小蟲也形圓而薄氣臭每緣稻莖上食稻花令不成實以其害殺故左傳曰爲災也劉向乃謂男女同川浴淫風所生則是蚤也非蜚也劉歆引山海經白首一目行水則竭行草則死音非之蜚爲此蜚則古今不再見爲怪而已汪克寬以負蠜常有不當言有爲疑不知此蟲唯水田種稻則多有之魯地平

衍麥稷之鄉固不宜有有之安得不爲災異

鄑　公穀皆云紀之遺邑杜氏則云紀附庸國乃杜又云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鄑城按紀國在齊莒東南今日照安東之閒無鹽在今東平州相去懸絕紀安得遙有屬邑在東平郎云附庸亦必相鄰附如魯之於邾牟宋之於蕭郎何容遠隔齊魯而附於紀足知杜說非矣按傳稱齊伐莒莒子奔紀鄑紀鄑者紀之鄑也地屬琅邪在今淮安之贛榆此則固爲紀邑矣紀亡而紀季猶保鄑兼有鄑邑齊復降而有之杜氏以次成之師相連而書疑魯以降鄑故設備而東平之鄑去成爲近乃於時齊魯方睦齊之降鄑將卑師少何足爲防益次成之師自有他故其事不成徒勞師久駐故書以示譏非緣鄑而次也

山戎　狄　西方曰戎北方曰狄禮有此文以春秋考之則不盡然山戎在北犯魯之戎與徐近在東潞氏之狄在西要此戎狄皆非塞外之虜秦漢以下爲中國患者史稱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孤竹乃墨台氏之封漢曰令支今爲永平之遷安縣固幽州之東境在榆關之內戎而曰山依山而居則薊州密雲東聯喜峰口一帶高山峻谷自爲國邑與燕雜處者也狄之病中國也伐那入衛又嘗伐凡伯於楚邱固非絕燕趙而猝至順德衛輝東昌之內地蓋太行東麓下屬井陘南迤順德之黑山據險爲國者其山之西則赤狄白狄倚澤潞遼沁之山以居要此戎狄皆受子爵於王廷以時享貢特阻險弄兵不純乎臣僕猶六代之義陽蠻仇池楊氏及今川湖貴廣之土司與生

熟苗猶曰戎曰狄者其族種之舊號不必定以西爲戎北爲狄也若杜云山戎北狄則又失之狄而繫之曰北乃極北塞外之狄周爲獯鬻漢爲匈奴不通中國不受王爵者也三代有附塞而居控御塞外彊悍之戎狄故中國不守邊而自固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也

閔公

閔公　公名啟方而史記云名開者漢景帝諱啟故易啟爲開去方而但言開則沿公羊氏之瑣說謂春秋譏二名也史記桓公名允宣公名倭亦林堯叟所謂傳異未聞孰是

季子　仲孫　高子　三子皆不名非春秋之通例三傳以爲賢之嘉之貴之或曰外之義皆未安大夫之稱子猶侯伯子男之稱公皆假尊號以面諛之春秋時習熟則然而書之史冊固不可以五等之爵加之列國之臣況仲湫曰孫尤非名之正蓋魯國之亂於閔公之世爲已極閔公雖立幼穉無知唯國人之所爲故仲湫高侯之來皆不以禮見主君故湫與侯不言使無所致命也湫不言聘不成廟也季友不言至自無所告至也國人接之國人納之從國人之尊稱而書之所以著魯亂之甚也故曰齊桓存三亡國魯無君無異於亡也

陽　杜但云陽國名不詳其地按漢書東海郡都陽縣注云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其地當在郯沂濱海之間杜未考耳

禘于莊公　言莊公者杜氏謂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然言公而不言宮則非廟也故胡氏汪氏以爲於寢乃喪唯在殯則寢

爲先君之殯宮既葬卒哭則主祔于祖寢爲新君之寢矣不得
仍繫於先君維時莊公葬已踰年主祔于惠公之廟魯人屈其
祖以從莊公之主于惠公之廟廟未遷不得言莊宮爲升莊公
于禘祭之列初行吉祭又不得言惠宮于莊公者以主之所在
而言之實則惠公之廟也失禮之尤名不能正益於此而見傳
注皆屬未悉

僖公

聶北　夷儀　杜解但云邢地未詳其處按後漢郡國志東郡
鄄城縣有夷儀聚有聶威注云左傳聊攝以東卽此則二邑皆
在今東昌府治邢本都順德於時河水北流邢本都河西東渡
河而都聊城則阻大河以禦狄故齊宋曹師次聶北以待其遷
聶北夷儀地相密邇次聶北時已爲經營夷儀矣但聊攝爲齊
之東境去邢遠而去衞近夷儀當是齊衞之閒地桓公割以爲
邢都杜云邢地未是其後邢衞交惡至於相滅益繇此也聶與
攝通音嘗涉反

夫人姜氏薨於夷　杜云夷魯地按哀姜已奔邾不敢復入魯
境杜云邾人送哀姜還亦無所據按隱元年紀人伐夷注云夷
在城陽壯武縣於漢屬膠東葢哀姜自邾徑莒欲沿海以歸齊
而齊拒殺之也高密有夷安故縣葢其地與
下陽　胡氏謂下陽邑爾而書滅以下陽舉而虞虢亡故經無
此例滅者必其國也虢有三滎澤之虢亭東虢也下陽在平陸
縣大陽之南濱河之北北虢也陝州之上陽南虢也東虢虢叔

所封南北二虢皆虢仲地北虢爲其故都逼近于虞後或渡河南遷而宗廟社稷故在下陽晉後再舉伐虢兼取南虢耳虢國之亡實亡於下陽下陽瀕河南虢亡而下陽未失大河之險晉在虞北下陽在南亦不可云虞虢之塞地特以包虞而逼南虢爾

江　黃　貫　江國杜解在汝南安陽縣東坡圖在蘄州界汝南地接黃陂蘄州而國以江名必近江水蘄州東濱大江有故江夏城於漢晉或屬汝南東坡圖非無據已黃嬴姓國杜云在戈陽縣今光州也地接黃梅黃之爲州名肇于此貫杜氏以爲字誤云是蒙縣西北之貫城按蒙縣之有貫城他無所攷獨聞杜說漢有貫縣自屬鉅鹿貫侯呂之國也貫之非貫三傳無異

穀梁釋文音古亂反明非音世之貫按史記田齊世家齊伐衛取毋邱索隱曰毋同貫古國名衛邑蓋今東昌之冠縣毋貫冠音義相通地與陽穀近江黃北來受盟于齊自應至齊衛之境不當屈齊宋南來杜於此破文以伸已說非是

陘　杜云潁川召陵南有陘亭按齊桓自蔡伐楚師進而南召陵在今郾城縣直蔡西而稍北既言伐楚則已叩楚境故楚曰涉吾地召陵之盟傳曰師退次于召陵與上言師進次于陘相應則陘不在召陵明矣山徑曰陘自冥阨而北千里無山蘇秦說韓曰南有陘山則陘爲楚塞之山其地應在應山之北山徑微通光山固始之閒非召陵之境矣後漢書言召陵有陘亭亦范曄沿杜之誤也

弦　晉書地道記西陽郡治弦子之國西陽右對鄂城今黃州府治也杜解在弋陽軑縣軑縣於漢屬江夏與弋陽有楚塞之隔不得云在弋陽江黃弦皆濱江之國杜盡繫之汝南皆屬未審

天王崩　經志天王崩者此特繫以日尤爲詳確而左傳謂惠王以前年閏月崩襄王畏叔帶之難懼不得立不發喪夫襄王已爲諸侯所翼戴齊桓且堅勿易樹子之誓惠王一崩卽當速訃以召諸侯援已勿容遲緩叔帶近在宮闈豈能祕至經年則左氏之說誣矣史本紀年表俱載惠王在位二十五年竹書紀年惠王閒二十五年己巳歲陟唯皇甫謐作二十四年當亦雷同左杜耳

緣陵　緣陵營陵也而辭瓚曰營邱卽臨淄營陵非是營邱今臨淄縣太公所封爲齊之都會何容遷杞於此營陵今昌樂縣也杞遷都淳于在齊南鄙莒之閒淮夷沿海而病之齊桓遷之近齊以避其患乃營陵近齊而去杞遠杜云杞地亦非益亦齊邑桓公以易杞而使安既遷以後乃爲杞地耳

沙鹿　杜氏云在晉地益據卜偃之言謂災應其國則山在其境內爾沙鹿在今大名府元城縣而晉在河東當獻惠之世晉未嘗越太行王屋而東有尺寸之土及文公受賜啟南陽始有今懷慶地赤狄既滅乃出井陘而東有雞澤邯鄲朝歌然亦止此而已大名在東昌彰德之閒齊衛之界中隔衛邢及狄晉安得遙而有之實衛地也若卜偃之言則山崩之變大天下皆受

其災而無德者當之晉惠失信妄爭以人事言應受其咎乃自是十年之內齊桓卒國內大亂宋襄被執兵敗身傷中國無霸兵爭復起周室愈衰則災應抑不獨晉也

厲　厲古與賴通公羊釋文音賴是已此所伐之厲卽楚圍所滅之賴也老子生于苦縣之厲鄉一曰賴鄉地在考城鹿邑亳州之閒齊移救徐之師西向伐厲厲與楚而病徐也杜氏乃謂義陽隨縣北之厲鄉隨州之厲乃神農所生之厲山亦曰烈山非國也齊桓帥八國之兵以伐楚尙次陘而不深入安能輕率一曹越江漢之北而向隨乎且隨爲隨侯之國非厲國明矣於時隨方率漢東諸侯叛楚齊所宜招徠者何爲遠涉以伐之邪

鷁　古無鷁字許愼曰春秋六鷁退飛其字从兒从鳥入聲五歷反讀如雌霓連蜷之霓水鳥也雌雄相視而孕亦謂之青雀船首畫以辟水災飛不能高故其退飛人得而見之

項　項今項城縣去魯遠魯不能越曹宋陳而有其地左傳謂魯師滅之未是二傳謂齊滅之葢齊方伐英氏英氏者今之英山自英旋師而北因滅項以與徐胡氏謂未有外滅而不書國者滅賴不言楚非外滅乎

梁　梁國所在杜氏失注小司馬謂在馮翊夏陽夏陽之梁以梁山得名謂之少梁舊爲韓侯之封居秦晉之閒梁山爲晉望未聞有梁伯之封此梁國者乃漢中西鄉縣古曰梁州是也在秦之南故梁亡而秦有之又河南汝州亦故爲梁國後漢書言柏翳後所封然去秦遠秦不得有其地與傳不合

鹿上　杜云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水南曰陰汝水自汝陽上蔡西平東流入淮原鹿在其南則蔡之南鄙申息光黃之境宋地安得在彼杜之不審甚矣後漢志原鹿屬汝南郡楚於時已有申息故史記索隱以爲楚地然宋齊不應遠郤楚而受盟京相璠酈道元皆以濟陰乘氏縣之鹿城鄉爲鹿上其地在今鉅野縣乃曹宋之境以爲宋地斯得之矣

踐土　杜云踐土鄭地按傳云晉師還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衡雍在漢卷縣今併入原武縣地在河內大河之北晉敗楚于城濮衛地也其還師歸國卽從衛輝入懷慶取道王屋天井而歸天子要於中道而勞之渡河而北以至衡雍鄭都新鄭地盡于虎牢皆河南也何得衡雍復爲鄭地至衡雍而作宮于踐土二地相爲密邇不出原武之境衡雍本文王子雍叔封地雍國絕地入于王畿始終非鄭之有傳云晉鄭盟于衡雍則鄭渡河以北而會也傳又曰鄭伯使子人九行成于晉亦越疆之辭衡雍踐土非鄭地亦見矣天子勞晉已畢自溫反于河陽而行狩禮河陽今孟縣也其南岸孟津也從此歸雒未嘗一涉鄭地杜于公子遂盟于衡雍亦曰鄭地其不審久矣

翟泉　杜云今雒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其云雒陽城內者據杜所見晉世之城而言非周之舊也而胡氏云近在雒陽王城之內則失之矣後漢書注云本在城外定元年城成周乃繞之皇覽則曰太倉舊在雒陽城外秦封呂不韋雒陽十萬戶故大其城圍入城中二說未知孰是當盟翟泉時不在城內審矣

且胡氏以雒陽王城合併而言尤爲疏謬雒陽自雒陽王城自王城周公營雒時分建二城所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雒食者是謂王城孔氏注云今河南城是也其云又卜瀍水東亦惟雒食是謂成周孔氏注云今雒陽也王城在西成周在東中隔瀍水地道記云王城去雒城四十里至漢猶分雒陽河南二縣不同一城平王東遷居王城乃漢之河南縣迨子朝之亂王猛入王城而不能固其位敬王立自狄泉入成周晉帥諸侯城之遂爲王都蓋王城經亂廟社宮室想已殘燬故東遷雒陽從此至宋皆以雒陽爲東都宋曰西都而王城爲屬邑然在漢王城猶存爲河南縣一亂于董卓再亂于永嘉至拓跋氏南遷而王城廢併入雒陽無河南縣矣若盟于翟泉之日天子固在王城去雒陽尚四十里也而翟泉又在雒陽城外故春秋書天王居于狄泉通翟泉又書入于成周明初在郊而後乃入城也晉孝廉龍養謂翟泉在步廣里楊衒之伽藍記謂在建春門內御道南酈道元謂天淵池所注晉惠帝問蝦蟇之地皆據敬王已遷都呂不韋已擴城之後而言後世知有雒陽而不知有河南知周之都成周而不知先都王城見翟泉在城內而不知故在城外胡氏之誤所繇起也古今沿革不一類如此其可據所見以疑所聞乎

四卜郊　公羊言三卜禮也門卜非禮者月有三旬旬卜一日四卜則踰月故非禮又云禘嘗不卜卜郊非禮何休謂天子不卜郊魯郊非禮故卜尤爲曲說使魯知其不正則不郊矣何卜

之有洪範言作內吉作外凶禘嘗內事郊外事卜者不敢自專聽命於神而後敢祭會事天事親而敢以已意行乎隕天年不敗狄于箕　杜云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又云故西河郡有白狄胡杜詳於攻地而不能審於折衷往往有此陽邑故陽處父之食邑今爲太谷縣在太原府南西河則今汾州胡種雜處乃其瀕河之北壤晉都故絳在其中間狄在汾州安能掠晉而東晉抑不禦之於汾西縱使深入而後敗之蓋此狄亦澤潞依山之狄西掠晉地而迎敗之也非西河之胡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杜氏以長麻定僖公薨之乙巳爲十一月十二日乃謂隕霜亦在建戌之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爲災此可謂學而不思矣隕霜繫於乙巳之後安見其非建亥之月且隕霜不繫以月蓋通一冬而言之若一日乍霜而草不殺亦其恆爾安得遽言不殺況李梅之實尤非一日而成實春秋此書記自霜降至冬至恆燠耳何事曲爲之說哉

文公

躋僖公　大事祫也而喪畢之祫謂之大祫合羣廟之主及新祔之主於太廟各以次序分昭穆躋僖公者乃於太廟之中昭穆之列閔僖竝席而僖居上若移易昭穆則升僖於閔之左非升於其上矣抑此但紀太廟中之位次而未言廟制故眾說紛紜其云僖爲禰閔爲祖則祖禰之名大亂閔可云文之祖其可爲僖之禰乎父子之不可假借豈以人爵而紊天倫乎僖爲穆閔爲昭則莊本昭也而穆之桓本穆也而昭之而昭穆之名又

大亂周道尊尊莫重於父子其生其死昭穆一定百世而不改則世次定特以先君無子而弟立於是而五廟之制不知所從要此皆爲周衰之亂政若攷之於禮則君無子可嗣必取諸其子之行以爲之後故禮言爲人後者爲之子而弟必不可立何況其兄此乃武周所定不易之制昭穆永明廟制永定至於後世篡奪相仍無立後之典唯臣子所扳立則固不可問已其在於魯或隱桓閔僖同爲昭穆如何孔穎達之說或多立廟而祀不啻五世如汪克寬之說俱不可知要以暴行成其邪說唯無子而不依昭穆以立後大本既失其末固莫能挽也

六　杜云今廬江六縣而汪氏謂壽州安豐有六國故城按六故皋陶後偃姓之國漢爲六安王國正今廬州之六安州若安豐故縣在今壽州霍邱之境今芍陂猶名安豐塘是也乃蓼國故墟非六也

蘇子　杜云狄滅溫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按蘇爲縣內之國在西南時刺暴公而作詩者已有國邑溫子稱蘇者東遷後幾內之國已亡隨平王而東因封于溫其支庶固留仕于周狄雖滅溫蘇氏未亡王蓋復立其支子仍以蘇之故名爲其邑號若奔衛之溫子傳稱蘇子者以其族姓言也抑攷滅國之例有二有幷而有之者有但毀其宗廟社稷後不復能建國而不必有其地者如楚滅蕭楚不能有而地入于宋蕭因以亡狄之滅溫狄亦不有其地地仍爲王畿後以與晉特溫子之後不復有國而別立蘇子溫則亡蘇氏固存不當以滅溫爲疑

諸及鄆二邑皆莒魯交界之地諸今諸城鄆杜云城陽姑幕縣南有員音運亭今按姑幕今莒州乃莒國都近地楚所入而潰之鄆也此所城之鄆乃在漢東莞今沂水縣二鄆相近魯莒各城而俱名曰鄆猶六代時南北各置雍兗州名同而地異也

新城　杜云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穀熟在今歸德然僖六年諸侯圍鄭新城杜云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凡春秋書地有名同而地異者如鄀防鄀鄀之類必因其事迹溯其形勢而後可辨今此同盟宋鄭皆與且晉盟諸侯多就近晉之地安知非鄭之新城而爲宋之新城乎凡此類杜氏欲自矜其博辨而不必有實者也

有星孛入于北斗　有者非恆有也入于者自外而移入也唯五緯不但隨天而行故于垣宿有出有入其餘經星隨天而行不自出入北斗非五緯所行之道安得有星乍見於外而旋入於中有之其爲變異大矣孛星之芒因日而見故夕出於東則芒射於西夕出於西則芒射於東星之餘氣散亂映日而爲光芒也北斗去黃道甚遠日所不映而孛氣發芒則尤爲大異非但如大辰東方已也抑豈區區三諸侯之見弒足以當之哉

皇清經解續編卷十終

湘陰吳崇實善化劉鐸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十一

衡陽王夫之而農著

春秋稗疏二

宣公

平州　水經濟水過臨濟縣又東北迤爲淵渚謂之平州州古洲字平州濟之淵渚名也漢爲平安縣在溼沃側溼沃今蒲臺縣地杜云在泰山牟縣西未是

崇　杜但云秦之與國不記其地而任公輔謂在京兆鄠縣甘亭按鄠於夏爲有扈氏於殷爲崇侯虎之國文王伐而滅之其地入周未聞以封諸侯去鎬京密邇固周畿內地周自有周之崇非殷之崇也且鄠在上林苑南與杜陵接壤北隔渭水周京故地已爲秦據趙穿豈能帥孤軍穿秦境南涉渭水而侵之晉

雖渡河得少梁而去鄂猶遠則此崇國必在渭北河湄雖與秦而地則近晉杜氏闕之猶知慎也

黃桓十七年盟于黃杜云齊地而未詳其處今以公子遂如齊之途計之齊都臨淄魯往當迤東而北漢琅邪郡有橫縣讀如黃應是其地垂則應在魯近地故遂以辛巳卒而壬午訃聞爲之去籥杜解垂齊地非是

舒蓼　舒蓼應是一國舒不一種故曰衆舒漢有舒縣又有龍舒大抵廬江舒城桐城潛山皆羣舒之境舒蓼其一也故徐已取舒而楚又滅舒蓼杜云二國非是舒既折入于徐蓼國在安豐今霍邱地文五年楚已滅之豈一國而再滅乎且經文亦當分別言不應滅二國而統以一滅之文

根牟　杜云今琅邪陽都東有牟鄉按陽都乃齊人遷陽之陽非東夷國東萊郡有牟平今甯海州又有東牟今文登地濱海而僻夷根牟自應在此抑此連齊侯伐萊爲文與莒伐萊取牟婁同則取之者齊也根牟應爲萊邑非國也公羊以爲魯取齊師方在萊魯豈能越萊而取其東國乎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范甯謂傳例言日不言朔食晦日則此丙辰晦之日也已巳齊侯元卒在晦日之下當有閻拘守穀梁之說既不可通則曲爲之辭其陋甚矣夫丙辰爲四月之晦則四月之朔非丁亥則戊子推而上之前年十月朔日當爲庚寅月中不得有癸酉惟丙辰爲四月朔然後可推前年十月爲己未朔癸酉衞侯鄭卒其十五日而後癸巳徵舒弑君爲五月

八日范甯何此之不知邪春秋紀閏凡二十不告月一葬齊景公皆於歲杪故劉伸原言是時厤法多謬每置閏於歲終左氏以閏三月爲非禮蓋周厤之鹵莽上不合於天時下不宜於人事不待無中氣之月而或前或後强謂之閏秦之後九月實倣於此則四月之後周厤無閏可知而安得以丙辰爲四月晦哉若日食必朔而厤家疏謬或前或後故杜氏曰不書朔官失之言厤官之失也孔子志行夏厤以立萬世之法故或言朔或不言朔以著其失范甯小儒惡足以知之

邴　水經注濟水合榮瀆東南流得宿須口濟水於此又兼邴目京相璠曰在敖北敖者敖山也在今河陰縣傳稱楚子次于管在今鄭州晉師在敖鄗之閒渡河而南正在河陰濱河之南岸背水而陣於法當敗宜其掬指舟中也水經注所云濟水有邴目者河濟於此合流故濟有邴名蓋鄭之北境也河陰去鄭州五十里

稅畝　稅畝之說諸家不同考之於傳左氏言不過藉公穀皆言什一以譏其不然乃未明言其稅法之重輕故或以爲什取其二或以爲仍什一而但廢助法傳無明文則當熟繹經文以求之經但言稅畝則非加賦也故謂於公田之外又稅其一於說不立然魯之什二後不經見必自此始則朱子十而取二之說自伸以實求之言稅畝者謂無畝而不稅故曰履畝助法一夫百畝非僅百畝也唯上地不易之田爲百畝一易中地則一夫二百畝再易下地則一夫三百畝助法初定之時民或閒一

歲再歲而易耕以休地力迨其後人眾而力有餘熟耨而糞之皆成熟地先王亦明知後之必墾爲肥壤正以此寬民力而勸之耕所謂仁之至也唯公田則百畝而無萊萊猶今私田則以三等酌其中益二百畝而名曰百畝今此履畝則凡已耕之土盡入稅額益先生雖名什一而實二十而一稅畝則無尺土漏於稅外以周制較之什而二矣此法李悝宇文融師之名爲清姦弊以裕國而殃民甚矣觀履畝而稅之文則羣疑盡釋三傳之說皆可通也

宣榭　室有東西廂曰廟有室曰寢無室曰榭爾雅既有明文廟以祀先朝踐于堂事尸于室無室而何以祭胡氏謂是宣王之廟他無考證獨據呂與叔攷古圖郝敬之文耳宋人風尚以畜古器爲雅歐陽永叔趙明誠以蒐輯金石文字示博聞於時多廣爲之以求售者莫能詰辨則此郝敬者不知出何人之手而可據以釋經乎杜氏謂講武屋別在維陽者其說甚允榭本與序通有堂無室於射爲宜今之演武廳猶其遺制而宣王講武于戚周吉日車攻詩有明證豈不較信於未知眞僞之銅器耶若公穀以爲藏樂器之所則以射必有樂或於榭側有樂器之府榭火而樂器燬因傳聞而遂以爲樂器之藏耳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范氏穀梁傳注以癸卯爲六月晦日而置後已未盟于斷道爲閏月按是年正月有庚子丁未若六月癸卯晦則正月有丁未而無庚子但六月癸卯朔則抑有庚子而無丁未故杜氏以蔡侯申之卒爲二月四日斯爲精確蓋經

文偶脫二月二字猶壬申公朝于王所之脫十月也唯六月朝日癸卯則斷道之盟爲十七日范氏巧護穀梁不知厥算與十年日食同

成公

作邱甲　邱甲之制胡氏援引考證詳矣顧增乘增甲之疑尤屬未安據蒐紅之車千乘爲計甸增乘之徵而以漢書一成甗之六十四井而匊加一里爲成匊加一里者加八井也一成之田七十二井千乘之賦爲田七萬二千井計地方二百七十里稍弱與漢書刑法志馬季長論語注朱子魯頌傳所云三百十六里有異乃魯地有今平陰泰安兗州曲阜甯陽泗水魚臺單縣濟甯汶上費縣沂水之境規約成方豈但二百七十里蒐紅之車不待增乘而已足況史克所頌公車千乘僖公已然在邱甲未作之先非昭公時始有是增乘之一疑也抑據楚人二廣一乘百二十五人爲增甲之徵而甲者以甲士得名一車之中車正御右止於三士雖楚二廣亦然則一乘止於三甲若得臣之戰長狄齊莊伐衛有駟乘者偶然貫勇之事非成法也一乘四甲不贅一甲乎倘增步卒而不增甲士亦不得名增甲是增甲之一疑也舊以鄭氏王制注參攷之周公定天下九州方七千里名山大澤去三之一其爲名田者約三千三百萬井以一成出七十二步卒乘之當有三千三百萬人爲兵計唐之府兵宋之禁軍廂軍昭代京外衛所之兵制不足以當其百之五即隋煬征高麗開河之役亦不逮其十一雖三代之兵不如後世

死於戰爭之酷而勞民罷敝於原野亦不忍言是民何不幸而生於三代之世罹如此之荼毒曾先王而忍於虐民如是乎足知李靖之言不仁之果爾也若包子良謂十井而出一乘則八十家而七十二人爲兵天下無非兵矣豎儒之言誣古以禍生民有如此之憯者按詩稱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每乘止三十人而司馬法十井爲通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徒二十人則原無七十二井出七十二人之法而井止三家亦無八家之數大約秦火之後古制無稽釋經者勿掇拾殘闕强立繁重之法爲殃民者之口實儒者之立心當如是而已侈淹博而重爲不仁之說天所不佑非但如作俑者之無後也

茅戎　括地志云茅亭茅戎也秦穆公自將伐茅津卽此戎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按秦穆伐晉濟自茅津非伐茅津也魏王泰之誤顯然矣所謂茅亭者在今平陸縣境晉地也大河之濱通津所在非戎所可雜處去成周亦遠無患於周周亦不應涉晉地以伐之按王子晉之攢茅之田地在河內修武以田與晉而西阻太行戎固依山而處周於文十七年敗之于邾垂邾垂漢爲新城縣在今伊陽縣則其爲伊雒以北之戎夾河而介於河內明矣

新築　太康地記樂陵國有新築縣樂陵地在今山東武定州齊衛交界之境衛侵齊而齊迎之與戰也

新宮　不言宣宮而言新宮劉質夫以爲神主未遷其說是也

然謂其二十八月未遷主爲緩而不恭則又非是卒哭之後主祔于祖廟祥祭皆于祖廟行之喪畢吉祭必待時享之月因行大祫祖廟遷而上新主乃居祖廟而時享必於四仲之月周正以建丑之二月爲仲則二月立新主入廟之月而是月之內三旬各有禘日卜吉乃祭今此甲子前有癸亥卜或不吉則須乙亥祫祭主乃入其廟宮則於災之日主尚未入亦不得譏之爲緩主未入而哭誠於禮爲過但將欲入廟而廟火更待後仲月吉祭方行靈羈妥侑亦足動人子之哀禮以義起亦未爲不可劉氏譏之過矣抑於此而見諸侯五廟之制周衰文勝其濫甚矣遷廟之禮近遷而上孫居祖廟於其將遷稍加丹堊而已使然則當其未遷宣公從祖而祔僖公之主固在廟中當名僖宮

不名新宮言新則創始爲之於二昭二穆之外矣見於經者煬也武也桓也僖也不復以昭穆名而從其謚蓋不知其凡幾矣

三望　胡氏於三望之說前後自相刺謬已據公羊傳言祭泰山河海矣復取朱長文之言謂泰山禮所得祭故不書而獨紀三方其說新巧釋經之大忌也禮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言四者舉其方耳周禮注四望五嶽四鎮四瀆略舉之其望十三如周都鎬京西望唯吳嶽餘或北或南皆在其東望者不至其地遙擬其方望而祭之也泰山在魯封內若特祭之自當至其山麓望乃因郊而祭泰山去曲阜東北百里外則此亦遙望而祭之耳魯既僭郊因而僭望而禮損於天子則就近而望焉於嶽則泰山於瀆則河於大川則海而四鎮不與泰山既其封內亦

半屬齊東侵莒地有諸鄆則亦潮之所及而與海通其時河雖北流不徑魯境而濟水自滎瀆與河合而復分則亦河之支流也故東望祭海西望祭河北望祭泰山公羊之說爲允三者實指其所祭山川之數非於四望去一而三也若如天子之四望而去其一則北鎮醫無閭北嶽恆山皆北望也又豈魯所得祭乎故惟公羊之說爲長胡氏察之不詳故言之靡定此釋經之所以難也

瑣澤 杜云瑣澤地闕按襄十一年傳稱諸侯之師右還次于瑣杜云滎陽苑陵縣西有瑣侯亭其地在滎陽新鄭之閒鄭地也晉會衛於此正二國之中途澤者以水得名應卽瑣也猶鄢陵之或稱鄢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 十一月無壬申以十二月丁巳朔推之可知故杜云史誤而穀梁傳曰致公而後錄蓋嬰齊之卒以傳言夢徵之當自洹水之上去鄭近而去魯遠且從公伐鄭無先歸在途之禮則其卒應在十月壬申及公告至乃追書之卒以壬申從其實也書於十一月公歸柩隨以返乃成喪也此穀梁之義精矣

正月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何氏公羊注曰起正月見幽二月庚申日死也蓋因前年十二月丁巳朔推之庚申當爲二月五日故曲爲之說也乃據是年八月有己丑十二月有丁未則正月固有庚申左氏於前年歲終置閏月乙卯晦殺胥童厲公見弒於正月之五日非二月也周厤粗疏置閏必於歲終與秦同

亦於此可見矣

襄公

次于鄫　杜云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襄邑今睢州境內以宋襄公葬此得名其東南柘城也爲宋邑明甚何云鄭地傳云晉敗鄭徒兵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則是密邇相聞襄邑去鄭甚遠豈能知其克捷而不進水經洧水又東過鄭縣南鄫水從西北來注之字正作鄫鄫與潧通音側眞反詩溱洧傳寫者傳寫之誤溱乃湖廣臨武縣水南流入海洧合流可謂之洧亦可謂之溱洧水東過洧川西華經陳地又東入淮於宋全無干涉蓋諸侯之師在洧川故傳云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焦夷當是譙郡今之亳州順鄫水而東則陳與譙受兵矣鄫與鄫國之鄫字同音異鄫國音疾綾反此讀如臻

九月辛酉天王崩　杜氏以長厤推之辛酉爲九月十五日推至二年五月當爲癸卯朔則月內無庚寅六月壬申朔九月庚辰十八日己丑而經載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瞗卒七月己丑葬齊姜殊爲舛錯蓋於元年己丑歲終置一閏也唯有閏則二年正月乙亥朔三月甲戌朔五月癸酉朔十八日庚寅夫人薨六月癸卯朔月中無庚辰故傳以鄭伯瞗卒爲秋七月七月壬申朔九日庚辰十八日己丑葬齊姜知經之書鄭伯卒於六月者傳授之誤也成十七年丁亥歲已置一閏於十二月後至己丑歲杪纔二十四月而復置一閏蓋周末厤法

大壞以五年再閏爲死法故三年一閏又閱二年而復閏全不計氣盈朔虛之實而月唯死守經朝一大一小乃以二日月見西方四日未見爲災異其疎謬誣天如此此夫子所以欲行夏厤也

善道　宿州有善道驛葢古名之僅著於今者宋地也正吳西北以會中國之使道與龍亢之向濠之鍾離相櫛比杜云地闕未詳

莒人滅鄫　左氏以莒惡鄫之賂魯而滅晉以亡鄫討魯莒人伐魯以疆鄫田是莒用兵伐而滅之也公穀則謂莒人以子爲鄫後竄其宗以絕其世事同於滅葢見昭四年取鄫疑莒既滅之不當與鄫郯同文而復滅於魯乃莒之以子冒鄫後者豈非世子巫乎使春秋惡其竄冒罪均於滅人之國則不當輕許巫以世子之稱且自是以後鄫不再見則安得復有己姓之鄫子左氏謂著邱公不撫鄫鄫叛莒而魯取之杜氏因謂鄫爲莒邑參觀而酌之葢滅鄫實用師以滅既滅之後莒因立其子弟爲鄫君以服役于晉故晉不討莒而討魯葢職貢未亡而姒姓之鄫則已滅也昭公取鄫葢取莒之屬國二傳傳聞未確知既滅之後有己姓之鄫因爲之說耳經於此類必待推求而後知如一須句僖公取之文公復取之非善通者亦且如王安石之譏春秋爲斷爛邸報矣

邢邱　邢邱之邢从形旁之幵篆作井邢國之邢从幵音同而文異地固不同邢侯之國初封在順德府邢臺縣漢曰襄國後

遷夷儀在東昌府聊城縣衞滅之地入于衞邢邱非國也地在
懷慶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至于邢邱修武勒兵更名邢邱曰
懷甯曰修武懷今武陟縣也然懷之爲名自虞夏已然書曰覃
懷底績史記秦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邱索隱曰
邢邱在武陟縣東南二十里平皐是也括地志亦曰平皐古邢
邱邑則韓詩以懷爲邢邱亦相近而非應劭以邢邱爲邢侯國
而曰自襄國徙此齊桓時衞人伐邢邢遷于夷儀其地屬晉號
曰邢邱不知从开之邢與从幵之邢判然爲二故臣瓚漢書注
云邢是邱名非國而顏師古直斥應說之非謂晉侯送女于邢
邱蓋謂此其說是也漢書於趙襄國縣注曰故邢國後漢書平
皐有邢邱故邢國周公子所封則范曄仍應劭之誤而臣瓚又

折其非杜氏於宣六年赤狄伐晉圍懷及邢邱注云今平皐是
已乃又以爲鄭地之邢亭明屬晉邑在河內晉啟南陽而有之
與鄭隔河相去甚遠安得屬鄭那亭之名他無所見唯野王西
北京相璠謂是邢亭邢那字相近乃故邢國因而錯亂抑與邢
邱相去二百里何杜氏之不審而無定論也

己亥同盟于戲　以五月有辛酉推之則八月癸未當在下旬
據杜解十二月癸亥門鄭三門爲月五日則辛酉當爲五月晦
日八月朔日庚申癸未爲二十三日十一月庚寅朔己亥爲十
日而下推明年五月當爲丁亥朔甲午滅偪陽乃其八月也此
即合經文前後推之昭然可見十二月不得有己亥傳言十一
月自是傳寫者誤一作二而傳言閏月戊寅十二月己未朔則

戊寅不得在閏月明年五月亦不得有甲午此杜之注釋經傳
善救其失者也特以閏月爲門五日則不如疑而闕之
杜　京相璠曰彭城傅陽縣故城東北有杜水溝傅陽在今沛
縣杜在其境內時尚自爲國傅陽滅地乃屬宋其南則徐也會
杜之師既就近而圍傅陽則杜在傅陽明矣杜云楚地蓋據戰
國時楚滅徐宋後地界言之非當時疆宇也晉會吳以謀楚豈
就楚地以結言哉
亳城北　亳有三偃師爲西亳於時爲周畿內地考城爲北亳
於時爲宋地亳州故譙爲南亳於時爲東夷或徐境俱去鄭遠
鄭方受圍不得越境受盟杜云鄭地鄭不得有亳城也二傳作
京者是已京者故叔段之邑在今滎陽新鄭二縣閒京亳字相
近京大也亳亦大也殷謂之亳周謂之京故左氏之傳誤
澶淵　杜氏云在頓邱縣南頓邱今開州也此宋眞宗渡河拒
契丹處攷之張晏應劭所說乃繁淵非澶淵也大名有繁水南
樂在其南故南樂謂之繁陽後漢郡國志沛國杼秋縣故屬梁
國有澶淵聚注云襄二十年盟于澶淵其地在考城之南豐沛
碭山之閒宋地故謀宋災亦會於此後世以繁淵爲澶淵而沛
梁之澶淵隱蓋自杜氏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此年及
二十四年皆比月書日食此釋經者之大疑也蓋日之發斂於
南北者其黃道四十七度八千六百分萬分度之一百八十二日
六千二百十二分强而反約略計之凡四日而行一度稍弱積

一月之日凡七度有奇而月之出入黃道二十七日五分日之一强已復反故道餘二日五分日之三凡行三度八千八百分强凡差三度有奇安得比月而入食限耶且九月十日乃建申建酉之月密邇分前月行黃道內二十四年則在七月八月建午建未之月密邇至後月出黃道外而日之發斂疾徐不隨月爲差何得比月而食若出一軌故劉炫以爲傳寫之誤而姜岌一行郭守敬皆謂必無比月而食之理唯董仲舒以比月而食爲大異則不知厤法而徒守舊聞曲爲之說也凡春秋所失閏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推之皆入食限經所書是也其十月庚辰朔八月癸巳朔皆已過交限則必無食理此算不精而占候者以氛珥爲食也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食乃十一月姜岌大衍授時皆同失閏也昭十五年六月丁巳朔食五月也失閏昭十七年六月甲戌朔食大衍授時推之皆九月傳寫誤也定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食授時在十月失閏也詳元李謙厤議

雍榆　杜云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於時齊侯已取朝歌其鋒甚銳魯若逼近而屯遏其歸路必相爭戰既有畏而次豈敢壓齊壘以相臨乎按後漢書東郡燕縣有雍鄉燕南燕今胙城縣在衛輝東南朝歌今淇縣在衛輝西北胙城南接曹州漸嚮魯境非齊西鄙之衝可進可退叔孫豹有畏而次自應在此杜解失之

東邱　杜但云齊地未詳其處應劭曰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

邱鄉故縣也今按漢書地理志平原郡有重邱縣蓋在德州陵縣二邑界晉帥諸侯之師自東昌之夷儀進攻齊之北境齊既納成遂盟于此

門于巢　門于者攻其門也士匄門于鄟門公門于陽州皆圍而攻之杜說是也杜於成十七年舒庸人道吳圍巢注巢楚邑則非巢國然吳楚江北接壤之地未聞更有巢邑而楚已幷羣舒吳之爭地必徑巢國巢楚與國爲楚捍吳必下巢而後可嚮楚故先攻之不言伐巢者吳本志伐楚不爲楚興兵巢之拒吳亦爲楚守也若穀梁責巢不飾城請罪胡氏責吳子不假道釋甲則皆迂而不切事情

昭公

號　此所謂東號也北號在大陽夾河之壤平陸陝州皆其地乃虢仲之國而此東號則虢叔之封鄭桓公東遷有虢檜之地故爲鄭邑西自氾水縣東至滎陽皆虢故封穆天子傳畜獸于東虢虢曰虎牢氾水也滎陽有虢亭後漢書曰虢叔國此則虢之故都地入鄭而猶名曰虢晉楚之會會於此

鄆　說者以謂有三鄆非也西鄆漢爲廩邱今爲鄆城縣字一作運東鄆在故東莞今爲沂水縣後漢郡國志云東莞有鄆亭齊爲昭公取而居之此鄆也其地與莒接壤或爲莒或爲魯故曰莒魯爭鄆爲日久矣文十二年城諸及鄆爲魯邑及成九年又爲莒邑而楚入之蓋宣成之間莒復取之于魯不見於經者所謂內失地不書也

疆鄙田　疆者聚土爲塲其外溝之爲關以通出入也周禮封人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鄙本莒邑魯先世嘗取之莒而未毀莒封別爲已封至是復取之乃擴其舊封包鄆於內欲使長爲已域言田者邑城在內田在外疆其田之四界也必帥師者將有築掘之役恐莒來爭以重兵臨之也杜但云正其封疆未得委悉

防茲　杜氏分防茲爲二邑謂防在平昌縣西南茲在姑幕縣東北按經言牟婁及防茲地異則言及則防茲非二邑也漢書獨載琅邪郡有茲鄉縣後漢書唯載平昌有蔓鄉云是牟婁注云有防亭者亦徒據杜預之說非他有證則其爲二邑非二邑明矣

納北燕伯于陽　公羊作納公子陽生其謬明甚陽生立於哀公六年壬子歲卒於十年丙辰歲去是年辛未四十五年若此時已出奔在燕而擁兵以入當已二十矣其死也猶謚曰悼乎且於時孺子荼未生陽生何所嫌而奔燕故曰其謬明甚陽左傳作唐杜云中山有唐縣按中山之唐在燕之西飛狐口倒馬關之左自齊而往絕燕而過之孤懸西隅高偃不能懸軍深入北燕伯亦不能遠恃齊以爲援且又鮮虞國都非燕地也足知杜說之非按漢書涿郡有陽鄉縣當是燕地蓋在文安大城之間爲燕齊之孔道正不當從傳作唐而以中山之唐當之

州來　州來書入又書滅則其爲國無疑而杜云楚邑當繇傳言楚子狩于州來謂是其邑耳如楚子田于孟諸孟諸豈亦楚

邑乎州來國小服役於楚游獵其地唯其所爲耳前漢地理志下蔡故州來國在今壽州楚之東侵疆域止於舒蓼未嘗北至壽潁州來之㠯實㠯於吳若平王日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則言其國已滅他日已取之爲尤易耳非州來之先已在楚也若爲楚邑則已失之何言猶在哉

冬有星孛于大辰　公羊傳曰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伐參也北辰亦爲大辰夫彗體無光傳日爲光其出也必於黃道爲近北辰在極北至幽之處不得有孛則其非北辰明矣參之名爲大辰他無所考唯大火爲大辰而劉向言濫于蒼龍之體則是在房心尾而光及七宿也然有疑者經不繫月而但言冬則是盡一冬而恆見矣自建酉之月至建亥之月皆冬也而以月令攷之建戌之月日在房建亥之月日在尾心方隨日以沒大火隱而孛亦不得見且大火在天漢之西傳抑云西及漢唯參於周正之冬夕見東方而漢在其西言及者互東西而遠及之謂則又似劉向之說爲不審參觀眾說似以公羊伐爲大辰之說爲長

許世子止殺其君買　諸家之說唯陳氏謂止眞同商臣蔡般之大逆而程子曰蔡般許止疑同故皆書葬斯據經以爲定論蓋君弒而不書葬者君而見弒必於已有慝故既正賊臣之罪而復以不成喪貶其君聖人之精義也若子之於父則天下無不是之父母父雖不父不爲賊子分過故使成喪而書葬原其父所以甚其子也比事而觀子之弒父不同於臣之弒君大義

昭然矣楚頵不書葬則不以王曾與之之例又一義也左氏云飲太子之藥卒此實錄也是止之以毒弒父也無疑又云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乃左氏之臆說耳若穀梁以爲不嘗藥曲爲止辨夫嘗藥者亦嘗其毒否耳若病所服藥則平人飲之無傷而葸桂芩連反其證則殺人豈平人嘗之而病者卽可飲乎卽云不嘗藥亦必止知有毒故不嘗也傳經者必欲爲趙盾許止解使滔天之惡與不知道之臣子同罰則欲甚盾止之罪而宋萬商臣皆可末減矣以經斷之止之毒殺其父爲覆載不容之大逆也無疑若左氏云舍藥物可也尤爲不孝之口實程子言父母病委之庸醫之手是大不孝然則爲子者但以避藥殺之名視庸醫之溫涼妄投而疾視其死乎且倉卒之疾醫不及至子自知方可以使生而遂巡避嫌致令暴殞其惡不更甚乎釋經而爲曲說則賊道故唯程子及陳氏之言爲正

盜殺衞侯之兄縶　凡春秋所書盜皆下大夫以降而擅殺人者三代無草野弄兵寇掠之事蓋列國林立國必有軍卿行必有旅無能犯也自陪臣執國命始各有徒眾藏兵甲春秋深惡其壞封建頒會之大法故自卿而下名不登於春秋盟會侵伐則稱人殺君與大夫則稱盜不如後世之史草竊之寇匹夫而得以名見也左氏求名不得之說曲而迂矣乃胡氏謂齊豹爲司寇例得書名不知唯天子之司寇爲卿侯國之司寇亦下大夫耳孔子爲魯司寇且不得與三桓等況豹仕於縶而又見奪乎胡氏據檀弓之文歸罪於宗魯不知孔子之告琴張乃君子

愼擇交遊之精義非春秋討賊之大法責宗魯可也釋齊豹之首惡其可乎齊豹非卿而書盜又何疑焉又繫二傳作轅出公不應與伯祖父同名左氏爲是

胡　杜氏失注括地志胡城在豫州郾城縣界其地在陳之東蔡之北南近於汝南後漢書在汝陰縣

鸜鵒　鸜鵒寒皋也一名寒號蟲當冬無毛穴處而呼號達旦俗謂其鳴曰得過且過其糞方書謂之五靈脂其鳥不耐寒故不踰濟公羊傳寫之誤鸜訛作鸛本音貫注公羊者讀之爲權因曲爲之說誣已陸佃不知鸜鵒之異謂南人剪舌教之作人語者尤爲疎陋鸜音章句之句鴝鵒者鶻鳩也俗謂之拔哥巢而不穴豈足爲異哉

定公

容城　應劭酈道元俱以南郡之華容爲容城華容今監利縣在漢南三百里濱大江而與郢密邇使許遷於此鄭豈能深入楚地而滅之許自城父遷析依楚北境以自固而召陵之會改而從晉故不敢復居于析背楚而北遷容城雖無所考大要在宛雒之東汝蔡之北故皋鼬之會許男未歸而已遷亟避楚也鄭以夙怨就近而滅之其非華容決矣

柏舉　水經注舉水出龜頭山歷赤亭十分爲二水注于江謂之舉洲吳楚陳于柏舉即此舉水庾仲容荆州記作莒京相璠曰柏舉漢東地或作洹按此則柏舉當在漢川雲夢之閒所謂舉水者疑今之竹筒河也故傳曰自小別至于大別蓋漢北也

而京相璠謂之漢東非是
沙　杜云陽平元城縣有沙亭是沙鹿非沙也魏郡漢自有沙縣今爲涉縣乃古沙侯國正在衞北齊西而西禦晉之孔道齊衞相結扳晉自應在此
從祀先公　釋經者以經爲主以傳爲輔資傳以證經不可屈經而就傳經言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相連成文非二事明甚益陽虎從定公以祀因作亂而掠寶玉大弓以扳從者陽虎從也不言盜從者不可加盜於祀先公之上且當其從祀尚未爲盜也中庸曰陳其宗器則寶玉大弓以祀而陳而虎因得竊之合二句爲一事順讀之大義自昭然矣傳稱禘于僖公經不言禘者亂從中起不成禘也乃三傳皆以爲升閔於僖上釋從爲順則當音縱於文義殊爲牽强或其時有升閔僖上之事亦未可知廬陵李氏謂逆祀爲臧文仲所爲非季氏之惡陽虎欲暴季氏之罪不宜以此乃三桓賜族季氏有竇皆出於僖公則升僖於閔自季氏之欲而文仲迎合之是諂僖正以抑三桓此不足以破三傳之說特傳言禘于僖公方且擬僖公于太廟固未嘗不尊崇僖公而杜氏云退僖公懼於僖神則固爲之說要使有此亦魯自從公論而釐正非虎之假公以濟姦也胡氏據馮山之說謂始祀昭公尤從千載後懸爲臆揣既不言昭而言先又於從字之義無取經所書重在竊玉弓而不在祀言祀者所以見當祭而難作爲亂之大者觀下重言得寶玉大弓知聖人之於宗器之得失必詳其始末也

夾谷　傳曰祝其實夾谷漢有祝其縣屬東海郡范睦書因載祝其春秋時曰夾谷地注云定十年會齊孔子相睦書又云祝其有羽山則其爲今淮安之海州明矣其地乃鄰莒之境非齊魯地不應遠涉而會於此按萊蕪淄川皆有夾谷在萊蕪者酈道元謂是家桑谷在淄川者一曰祝其則此夾谷爲淄川之境魯東齊西正其地矣春秋之祝其非漢之祝其古今異名勿容混注也

鄆讙龜陰　此鄆西鄆今鄆城也讙在漢蛇邱縣與僑如圍棘之棘相近當在汶上縣之北龜山在泰安州陰山之北也三邑皆夾汶之壤蓋齊取鄆以居昭公併取二邑之田昭公不能有而奔晉齊遂據之故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不能克而八年公兩侵齊以爭之至是乃歸于魯

垂葭　傳云垂葭實鄆氏而杜云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鄆亭杜哉杜之徒務博記而不揆之事理也傳云始師伐晉將濟河鄆意茲決策遂濟水而伐河內齊衛之君皆在焉杜曾不思鉅野之去河內相去幾許而云在鉅野邪鉅野魯地也衛欲伐晉而東馳狂者不爾也按鄆音古闃反實與溴通以水言則从水以地言則从邑一也溴水出濟源至溫縣入河實河內地晉師不出未與交兵故曰次已逼晉境故鄆意茲曰數日而及絳鉅野之說舛謬較著後漢書注引杜說爲信然相承淆訛弊流後學弗能止也

脹　杜解祭社之肉盛以脹器按古無脹字从辰从肉者古唇

字也若云以蜃飾器字當作蜃大蛤也蓋似今之螺飾祭祀之器未聞以蜃飾之卽令有之亦不當舍肉而言器舍器而言其飾按祭禮有脅鄭司農曰脅俎實也禮所云先生之脅折脅一膚一是也孔氏音之承反徐鉉音署陵反

定姒　定非謚也蓋季孫薄於君母哀公或非定姒所出傳謂不赴不祔則亦不謚從定公而稱定姒若曰定公之姒氏耳若以爲謚則襄公之母姒氏已謚定矣茲復謚定姒與皇祖姑同宗廟之中何以別乎

哀公

句繹　杜云邾地按後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小邾人安得以邾地附魯杜於彼無以自解但云句繹地名辭之窮也繹一作嶧繹今之嶧縣孟子所生而史云孟子騶人劉昫騶山記云邾城北有繹山宣十年魯伐邾取之後邾復取之經不書者失地不書也此則邾之邑也若句繹則小邾地非繹也漢書東海下邳縣注云嶧山在西後漢書謂之葛嶧山云本嶧陽山注云山出名桐書所謂嶧陽孤桐是也句葛音相近句繹蓋卽葛嶧下邳今淮安邳州小邾在邾南葛嶧亦在嶧山之南明此爲小邾地杜解非是

用田賦　田賦之說諸家各異要當以經文爲正國語所載孔子之言田出禾芻米不過是正與經合用田者言不用戶口也賦者賦之爲兵也傳曰悉索敝賦孔子曰可使治其賦皆謂兵也杜氏以爲賦其馬牛何氏以爲斂取其財物自不如陳君舉

益兵之說爲當蓋兵車之馬牛自官所畜牧非取之民於周禮可攷其大略武成言放牛於桃林歸馬於華山不言遠之民間衛文公季年三百乘乃有騂牝三千魯頌侈言在坰之馬自足給兵車之用公家所養不待求於民也至謂一成之田出長轂一乘尤爲不典兵車制極精好非民間所能爲考工記車人輪人之法極詳極愼非國工不能自司空之屬官司典造使責之樸吝之農民則折轅毀輪爲敵擒耳其言商賈出之者亦非商賈集於津要之地假令方百里之國地僻非貨賄所通區區一二販夫而能供一國之兵車牛馬乎或商賈之稅入於泉府者儲以資修治之需非全倚之以求盈也杜氏又謂家財之外又征其田則是加賦而不可謂之用田用田者言舍其所宜用之

夫家而用其所不宜用也今世有所謂隨糧帶丁之亂政與此略同特其所賦者使爲兵尤加虐耳周制雖寓兵於農然當定徵法之初略用井里爲夫家之率雖云百畝而一夫乃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別則抑或三百畝而一夫且無職事者其夫家之賦自若迨其後遵用一定之戶籍時有登耗皆以丁口之衆寡爲準大約不出於定額之上下益田止供粟而人以賦兵至於春秋之世萊田漸墾成熟且有山麓水涘新闢之壤田溢於夫家之舊額者多矣宣公稅畝已無不稅之田而兵制未改成公作邱甲兵漸增而猶據畫井之邱甸舊籍之夫家以爲率至於此則用田畝起賦不問人之衆寡但有田若干畝而卽賦一兵其賦之多少雖無可攷要之盡廢夫家之籍唯田是役商賈游

民坐食而無征戍之苦唯然民固以田爲大害必且棄先疇爲游情以祈免乎鋒鏑此苟簡之政厲農之尤酷者而亂國邪臣藉口以爲無游移無規避之良法者也故曰用田賦置夫家於不用之謂也然則所謂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者以甸成定兵制而不論夫家且兵賦之數如此其繁重蓋好戰樂殺之士爲此說而託爲司馬法以殃民非周先王之制爲然也三代兵制無可攷以魯言之方五百里爲田二十五萬井而詩曰公徒三萬大國三軍其數止於三萬七千五百要皆以戶口之版籍酌用其丁壯而必不以田爲率明矣漢以下儒者釋經多承戰國之邪說誣爲先王之典若周制則孟子時已去其籍又經秦火之後尤無足徵惟據經文以

求本義尙不致以辯言亂政毒天下

鄖　杜注云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以鄖爲發陽以發陽爲發繇展轉求合何其牽强而失眞也且魯之會吳儒宋皆與固延吳而晉之中國海陵今揚州之通州海門縣地僻在江海之隅方春秋時爲輪蹄之所不至必非會盟之所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四十里有員亭姑幕今莒州乃吳魯所繇通之徑員本音運加邑亦同公羊作運以音相似而譌耳自當以姑幕之員爲是

黃池　黃池黃水也水出小黃之黃溝經外黃至沛入泗黃水所自出謂之黃溝一曰黃池在今杞縣之西大河之南故國語曰吳王夫差起師將北會黃池掘溝于商魯之閒北屬之沂西

屬之沛葢自沛泝黃水而上也云商魯之間者商宋也黃水經外黃今考城縣宋地也以地考吳子但泝沛黃二水未嘗濟河而北杞縣在河之南與考城相近黃池在此必矣杜云封邱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則在大河之北失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十一終

湖陰吳宗寶鐸校
善化劉鐸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十二

四書稗疏一 大學 中庸 衡陽王夫之而農著

大學 禮記鄭註大讀爲泰程子改讀如字按大小太少古通用如大宰一曰太宰小宰一曰少宰之類不以老稚巨細分也大學之對小學而得名雖程朱未之易也小學爲童子之學大學爲成人之學是小學爲少學而大學爲太學矣又天子之學曰太學對鄉國而言也而章句序云自天子之元子至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又爲天子之學審也既對小學而名大又爲天子教胄之學奚爲不可讀如泰乎章句云大人之學也不知所謂大人者何指如以爲明新之業異於洒埽應對進退之所教者名爲大人則亦天子之學及成人之所學而名大爾是亦太

少之義如其與周易孟子所言者同義則彼以成德而言非可
遽施之學者況孟子所云大人之上有聖有神亦明德新民止
至善者之所願學而何但云大人邪讀如字者不能通乎太少
之旨而讀如泰者自商夫充實光輝之義正當從鄭音

壹是　章句云一切也以是訓切則以壹爲一矣乃一對兩而
言也壹專壹也原不相通自唐人用壹貳字施之公移以防欺
竄未聞登諸藝文者其見於經傳者鄭伯貳于楚肆予小子一
日而三失伍大陸既作報之以瓊玖以纓拾矢可也既各有義
捌爲無齒耙見字書唯叅爲參之譌柒不成字壹之非一貳之
非二一審矣壹是猶言專此對齊治平而言也卽下文本末厚薄
之旨若以爲一切之辭則既云一切又云皆非贅詞乎中庸其

爲物不貳貳間也不間卽不息也若以不貳爲不二則卽上一
言而盡之旨亦爲複矣

棻竹　棻王芻竹萹蓄王芻本艸名鴨跖艸俗呼竹葉菜萹蓄
一名石竹一名夾竹桃花其以綠爲竹色者非竹色在蒼碧之
間非綠也小註引河渠書漢武帝伐淇園之竹證此綠竹爲竹
自西周至漢殆將千年能保此水濱之弱植於六國秦項之餘
乎竹六十年而筭故有千歲之木無千歲之竹鄧今無林敖今
無粟若邪之溪今無銅安得指漢竹爲周竹哉

寔能容之　寔丞職切讀如植止也與實字音義俱異寔能容
之言止此能容之一德遂可以保子孫黎民勿須他技鄭氏謂
楚人混讀寔實非也寔能容之可云非虛假容賢寔不能容可

云非虛假媚嫉乎

豚　豕羣豚三者之異同傳註家略以爲易知而未之辨後亦末繇辨之今人概呼爲豬然豬固有家豬野豬之別左傳曰封豕長蛇野豬也豕三歲曰豜詩並驅從兩豜兮亦野豬也孟子云狗彘食人食家豬也然禮牛羊豕爲牢詩執豕于牢爾雅豕所寢曰檻則又皆以家豬爲豕而史記上幸上林有彘突入則抑以野豬爲彘莫之辨也今按家豬有兩種其長喙大耳高足厚皮食艸而羶者雖爲家畜其類本自野豬來則與野豬同名爲豕一名爲彘若其喙短耳小足庳皮薄馴擾而不羶者則名曰豚豕彘雖家畜可至數百斤豚則能肥而不能大故許愼曰豚小豕也南人養豚子或稍令長大北人則及小而飽飼之兩三月而肥全體烝而食之陽貨饋孔子蒸豚是也今淮泗亳宿間所牧豬逐水艸而食宿亦殆與野豬無別皆豕彘也世或不知以豕子爲豚不知豕豚殊類豕子方小在爾雅自名爲豬豚雖長大不名爲豕故孟子雞豚狗彘既言豚又言彘不嫌複也

中庸　罟擭陷阱　章句以罟爲網擭爲機檻陷阱爲坑坎實則四字各爲一義罟獸網也擭揉竹木施機設繩於獸往來之徑以罥其足陷檻也植木交加爲之如牛豕圈置羊犬其中誘虎狼入機發楗閉以生致之阱則坑也

衽金革　章句云衽席也倪氏燇之以爲衣衽而史伯璿非之伯璿誤矣按方言褥謂之衽郭璞注衣襟也或曰裳際也張揖以爲褥又曰袖也並無席義藝文中有言衽席者言坐則擁之

於衽臥則在席使衽卽席則文不贅乎禮稱上衽扱衽皆以襟言唯請衽何趾鄭氏以爲臥席接君子臥不裸寢必有衣襟當褻際者近足故請衽所向斯爲趾矣抑弟子職云問疋所葙何切趾疋也或言衽或言疋皆以身下言之衽爲褻際明矣衽金革言以金革爲襟葢謂甲爾披堅則執銳執銳則致死戰士之服也若以金革爲席而臥其上亦奚所用之哉或引句踐枕戈爲證愈爲支離

正鵠　射的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槷槷方六寸天子諸侯之侯用皮大夫以下用布鵠則皆皮也正者當鵠之中畫之也故鄭氏射義注云畫曰正棲皮曰鵠棲皮者既張侯乃安置鵠於侯中如鳥之棲於木也正與鵠非二物鵠中畫處斯謂之正爾雅章句於畫曰正加一布字遂失其實不特天子諸侯之侯純皮無布卽大夫以下之布侯鵠必以皮布之上棲皮皮之中不更安布何得更云畫布也正或作鴡鴡鵠皆小鳥而鴡尤微細以正鵠名棲皮者取其命中之難以矜巧耳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非卽父母之喪也父母之喪三年而三年之喪不盡於父母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國君嫡孫承重爲祖父母繼立者爲先君父爲嫡長子天子爲后太甲宅憂居桐宮服仲壬之喪爲叔父也春秋傳壬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后與世子也故曰達乎天子然其飲食居處衣服之制則有差殺故僅曰達父母之喪哭踊倚廬苴麻衽鬠則天子與庶人

無別故曰無貴賤一也章句未悉

祖廟宗廟　章句云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備紀廟制而不恤本文之言祖也祖有功宗有德始封者必爲祖則唯七廟五廟三廟者爲有祖廟二廟則一王考一考而一廟唯有禰廟不得稱祖矣本文言祖固以該禰然言祖以該禰乃就天子下推之而不可竟謂二廟一廟爲祖廟也抑文因義起各有攸當下云宗廟之禮若以祖廟推之則專指有德之宗若殷三宗之類則武王周公之世文武二世室未立何得云宗此言宗者言合大宗小宗於廟中也在廷則雖同姓必以爵序在廟則以宗序宗者所以統同類別者也故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宗禮行於廟中在太廟則以大宗序同姓在羣廟則以小宗序所出者之子孫也羣廟以小宗序所出者之子孫則祖免以外皆從乎賓矣此大宗小宗之別爲一義而不同於祖功宗德之說也章句云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是誤以宗爲祖宗之宗而抑混宗廟於祖廟無惑乎俗儒之泥太廟之文分春秋修其祖廟爲時享宗廟之禮爲祫祭於夢中說夢也

貨財殖焉　錢幣曰貨布帛曰財若小注謂珠璣琲瑁之屬則寶也非貨財也貨財非水所產殖聚也言舟楫載運繇之而聚也陸道分歧而輦載四出水程合并則棲泊同歸故史記以富商大賈爲貨殖非謂水之能產貨財也

禮儀威儀　章句謂禮儀經禮威儀曲禮小註云經禮如士冠

禮諸侯冠禮天子冠禮之類曲禮如始加再加三加之類則積曲成經分經爲曲於文贅矣藉然經禮亦無三百也蓋禮儀者周官之典也威儀者五禮之儀也周官三百六十舉其槩而言之爲三百五禮以配五刑五刑之屬三千五禮之屬亦然所謂出乎禮入乎刑也謂之威儀者五禮以進退容止爲本漢人謂之爲容異於周官治教政刑之以事不以文也

道並行　天道有東西南北四行或曰地有四游天行則地若游矣日有南北二陸往來於赤道月有九道出入乎黃道皆所謂道也天道四行而四時成黃道赤道分而日月相代其不相悖者如天左旋日月右轉而日月必隨天以左日遲月速而合朔必有恆月必受日之光而無相背久晦之事也

湘潭王啟原
江陰馮　銘　校

四書稗疏二 論語

衡陽王夫之而農著

千乘之國　按周制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加一里者加八里也出長轂一乘則是提封七十二井而一乘也如孟子言公侯之地方百里則提封萬井僅得戎車一百三十九乘（內不足而王制鄭注云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以封諸侯大國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方百里其次男方五百里之國其提封二十五萬井方四百里之國提封一十六萬井是大國當出賦三千四百七十二乘（餘六井）次國當出賦二千二百二十二乘（餘十六井）皆不啻千乘已也而千乘之賦計其提封當七萬二

千井以開方計之其爲國大略地方二百六十八里稍弱視伯國而小何云大國所以然者開方之法兼封域之地計里而爲疆而賦車之制以實耕之田計夫而出乘按周禮上地不易之田百畝中地一易之田二百畝下地再易之田三百畝則損下地益上地折中而言率一夫之田二百畝以爲常而山澤邱陵經塗城邑園林皆在開方計里之中則爲方五百里者以半準之爲夫田者方二百五十里以夫制賦大率在千乘內外耳是禮註言分封之制固詳於孟子而孟子言諸侯皆去其籍則其得之傳聞以殷末周初之制言之而非周公之典矣乃春秋之季增賦益兵如魯作邱甲則四而增一故叔向曰革車四千乘以周制準之則當有二十八萬八千井之提封爲地方五百里有餘而以前法準之則地方千里者之幅員未能如是之大也

論語屢言大國止於千乘而孟子言萬乘非徒壤地之兼并抑賦兵之繁重也

子禽　古人名與字義必相連如賜則字贛商則字夏耕則字牛參則字輿皆是也陳亢字子禽者亢兎迹也逐兎者躡其迹則得禽矣禽如田無禽逐禽左之禽獸也非鳥也亢迹之亢音胡郎切讀如杭其音古郎切者喉也音苦浪切者高極也皆於子禽命字之義無取

北辰　集註云北辰北極天之樞也於義自明小註紛紜乃指爲天樞星誤矣辰者次舍之名辰非星星非辰也北極有其所而無其迹可以儀測而不可以象觀與南極對立而爲天旋運

之紐以渾儀言凡星之屬皆在第八重宿曜天而北極則在第
九重宗動天若天樞之爲星乃北斗杓星斗移而杓不動然亦
隨斗左旋不能常居其所又紫微垣中有極星者以去極得名
極無可見觀象者因此星以髣髴其處此星輪轉於極之四圍
非能與極而皆不動極以其柱天而言樞以其爲運動之主而
言辰則以其爲十二舍之中而言也

子奚不爲政　集註言定公初年孔子不仕又云蓋孔子之不
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意謂定公爲逐其君兄者所立孔子恥爲
之臣而託孝友之言以譏之審然則孝友爲借詞而父兄祇爲
口實矣後世士大夫不合於時託言歸養乃不誠於君親之大
者豈聖人而爲此哉夫子言孝友必有所致其孝友者則此言
之發必於母兄尚在時矣定公初年孔子年四十有餘而定公
中載孔子出仕以後周流列國更未聞有宅憂之事伯兄早卒
故嫁子而孔子爲之主則母兄之喪皆當在昭公之末孝友之
言亦豈不言及而心愴乎抑定公九年孔子爲魯司寇明年相
公於夾谷豈九年以前爲不孝不友之定公九年以後爲孝友
之定公乎意此問答在昭公之世而孝友之論則集註所謂至
理不外是者誠爲讜論勿容他爲之說也

以雍徹　集註云徹祭畢而收其俎也今按祭之有樂殷以之
求神周以之侑神故必當祭而作有升歌有下舞皆在尸卽席
獻酢之際及尸謖奏肆夏則樂備而不復作若徹則尸謖主人
降祝先尸從遂出於廟門主人餕畢而後有司徹徹者有司之

事主人且不與矣尸與主人皆不在神亦返合於漠而尙何樂之作哉抑繹雍詩之文義皆非祭畢之辭蓋大禘之升歌則雖天子不於徹時奏之三家雖僭矣爲於人神皆返之後更用樂乎然則徹者少牢饋食禮所謂有司徹蓋大夫賓尸之祭名也天子諸侯則於祭之明日繹而大夫則於祭日之晏徹徹以賓尸而用樂者春秋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繹而用樂也大夫少牢饋食徹以賓尸則不用樂徹而用樂又歌雍焉斯其所以爲僭正祭之日升歌清廟繹則歌雍其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既云者言其前日之已致虔也然則矣以別於絲衣蓋絲衣者時享而繹之詩雍者禘而繹之詩熟繹詩文當自知之

灌　集註誤立灌地降神之文而慶源輔氏盛爲之說徇白虎通之失與開元禮酹酒之妄愚已詳辯之於詩稗疏矣抑攷家禮註引張子曰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贊奠枕是也則張子已知程子酒必灌於地之說之非矣乃楊氏復又曰家禮初獻取蓋祭之茅者代神祭也則說尤支離夫家禮之舉蓋灌於茅上其所取法則祖白虎通之說以擬禘之灌豈耳今云代神祭則禘之灌豈亦代神祭乎雖朱子嘗曰酹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一以古者飲食必祭神不能自祭故代之乃不知飲食而祭者于豆間人之祭也不以茅何獨代神祭之用茅也用茅者沿杜預以包茅縮酒誤爲酹酒因雜引以成乎非禮耳蓋降神之說既窮而又爲代祭之說以文之但因仍流俗而强爲之飾耳不知灌非虛置之筵上乃置之尸前也既獻之尸則尸

舉之尸祭之奚有別降之神而又何代爲之祭耶唯不知祼爲酌鬯初獻之名而灌乃祼字之假借初非灌園之灌諸妄展轉愈入於迷等祖考之靈於圃蔬畦稻唯以張子之言爲破妄之斧博求之詩及周禮以爲論定而反求之爲人子孫者之心謂傾酒於糞壤以事先爲安否則諸說之謬不攻而退矣

奧竈　五祀夏祭竈竈者火之主人之所以養也祀以雞其禮先席於門奧西東設主於竈陘先席於門奧西東者迎神也門奧西東者門在東奧在西席設於門之西奧之東正當室之中而居戶外其非席於奧審矣祀門設主於門左樞祀戶設主於門內之西祀行爲軷壤於廟門之西設主於其上唯祀中霤設主於牖下牖在室西南其下卽奧也是則唯祭中霤則於奧餘祀皆不於奧而設席也與其媚奧寧媚竈云者謂中霤爲土分王四季不能爲四時之主故集註謂無恆尊不如竈之主火而司養專四時之一爲在時而乘權也昧者誤讀設席於門奧西東之文遂謂四時之祭皆先席於奧亦習謬而不覺矣

公冶長　公冶者亦魯公族以字爲氏春秋傳季氏取卞使公冶以告長益其孫而以王父之字爲氏也野人語有云長以知烏語取羊致陷縲紲而復以烏語告齊師得釋不知其所自起沈佺期詩曰不如黃雀語能雪冶長猜妖妄之傳自唐已然矣公冶烏語閔子蘆花說皆猥鄙且以烏音而叶唐韻俗儒因論語有非其罪也及孝哉之歎附會成誣亦可惡也公冶本複氏長其字也讀如掌而佺期以冶長連稱又以平聲呼長作萇疏

謬如此無惑乎其樂道俗劣之談也

乘桴浮海　集註曰傷天下之無賢君於義自明惜未言欲行道於海外遂使俗儒以魯連蹈海管甯渡遼擬之一筏之汎豈犯鯨波陵巨洋乎夫子居魯沂費之東卽海也其南則吳越也夫子此歎傷中國之無賢君欲自日照通安東贛榆適吳越耳俗傳夫子章甫鳴琴而見越王勾踐雖無其事然亦自浮海之言起之程子春秋傳言桓公盟戎而書至以討賊望戎蓋居夷浮海之志明其以行道望之海外故子路喜而爲好勇之過謂其急於行道而不憂其難行也

千室之邑　邑有公家之下邑有大夫之采邑下言百乘之家則此邑爲公家之下邑矣室者商賈之廛居也因此以知朱子所云農民有二畝半之宅在邑者爲非制也詳詩稗疏使一夫而一室在邑則千室之邑爲一百二十五井之氓六十四井而出一乘計其所出兵賦止二乘惡足與百乘之家並稱而必冉有之始能爲之宰乎蓋農民所征一成而出一乘之甲士步卒若車輦馬牛則商賈計廛而授賦故國語曰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廛也是以魯用田賦而春秋譏之車輦馬牛爲商賈所出故此言治賦而以千室計之商賈之賦所征多寡輕重今雖亡考以此文推之千室之賦當與百乘相上下或十室出車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蓋車可數十年不徹而馬牛更有孳息則商賈之歲輸亦非過重也

山節藻棁　禮器稱管仲山節藻棁則不獨臧氏爲然春秋之

大夫僭者類然矣此言居蔡又言山節藻棁自爲兩事非謂以此飾居蔡之室也龜掌之太卜藏之於府雖天子亦不別立宮以處之臧孫雖僭不應創此且管仲之宮亦豈以處龜乎然則山節藻棁者亦臧氏之宮耳集註言刻山於節畫藻於棁鄭康成禮記註則以山藻皆爲畫文說既不同抑鄭氏言大夫達稜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則豈管仲臧辰之刱爲邪使其刱爲則亦無所於僭而禮器何以譏其濫乎蓋山者斲之穹窿如山藻者水中潔艸卽密石磨礱治令瑩潔斯以爲無知妄作僭王侯之制與

左丘明　史記左丘失明爰有國語則明卽作春秋傳者而集註云古之聞人蓋謂左氏於夫子爲後輩故春秋傳記孔子卒後事夫子所稱道以自徵信必先進不宜下引當時弟子行之人乃曰左丘明恥之則藉爲古人其恥巧詐者非可筆之於書夫子亦何從知之如云賜也亦有惡乎以公非必從眾論何嫌取正左邱乎但史記言左邱失明則似瞽故而名明此亦不足信如孫臏刖足而名臏未刖之前豈無名耶

老彭　先儒謂老彭爲二人老老聃彭鏗乃彭鏗他不經見唯漢藝文志有彭祖御女術則一淫衰之方士耳集註據大戴禮商老彭仲傀之教人謂爲殷之賢者攷仲傀卽仲虺萊朱也老彭在其前皆成湯時人而子曰我老彭親之之詞必覿面相授受者矣按老聃亦曰太史儋聃儋彭音蓋相近古人質樸命名或有音而無字後人傳聞隨以字加之則老彭卽問禮之老

子矣禮記稱吾聞諸老聃聃蓋多識前言往行以立教者五下言中稱古不一而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其好古而善述可見矣特其志意有偏故莊列之徒得緣飾而爲異端當夫子之時固未汎濫以親相質問而稱道之又何疑焉

司敗　集註云司敗司寇然敗之爲言伐也則主征伐蓋司馬之職也乃陳爲虞後修天子之事守世用虞禮官仍舜典舜命皐陶作士而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屬之九官別無典兵者則虞制司馬司寇合爲一官而陳因之猶宋之有司城一用殷禮而非周官耳

誄　集註云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然子路當夫子疾病之時而稱哀死之辭雖君子之前可無拘忌然亦太不倫矣且誄之言曰禱爾於上下神祇抑於哀死而述行何當周禮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六曰誄誄者告神祇之辭也鄭註亦以爲賜死者以命之詞審然則宜爲喪祝所典周禮所謂掌喪祭祝號是也固非太祝之所掌矣按說文此誄字當作譢或作譫許氏曰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而引論語譢曰以徵之其从言从耒者許氏曰論也則鄭氏所謂賜死者以命之辭也是太祝所掌之誄與此誄曰皆當从譢而爲致禱之辭庶乎子路之稱之亦無嫌矣

三以天下讓　三讓者一辭世子二辭國三逃勾吳於義自顯集註以三作去聲讀釋爲固遜始以一讓爲禮讓再爲固讓三爲終讓此古贊見燕饗登降之文而施之父子兄弟之間與宗

社之大事不已諼乎按吳越春秋王季以太王之命致位於泰伯三致而三讓則讓在季歷嗣服之初其時雍岐勾吳相去二千餘里虛大位於告終之時走使命於江淮之表積歲月而未有定有是理哉劉敞又以王季文王武王爲三文王百齡中身嗣服武王末受命計其時泰伯之薨已久安得與武王相推遜乎若謂文武皆繇泰伯之讓而得嗣則有周三十餘世乃至赧王皆泰伯之所讓矣但三哉至於或引漢文帝讓三讓再爲比則漢文亦禮讓之文耳羣臣一勸進而一卻之今太子嗣立亦三進箋而再不允泰伯之讓夫豈其然諸說既皆不通故知三讓者一辭爲世子二辭位三逃之勾吳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　集註謂荆梁雍豫徐揚熊氏謂徐揚無攷然文王質成虞芮虞芮國在河中今平陽府境西伯戡黎黎今潞安府黎城縣皆冀州之域而孟津牧野固屬豫州至武王時猶爲殷有則文王已兼有冀土而豫州尚多屬紂則三分者約略言之非專言六州明矣九州之域青兗徐豫小雍梁荆揚大非可合三州爲一而三之也

子路使門人爲臣　集註云臣家臣按家臣之屬有家宰有邑宰有家司馬有家宗人有家士但云家臣不知何職且此諸臣皆非緣喪而設按周禮司馬太僕之屬有小臣二人掌士大夫之弔勞又喪大記云小臣復又云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又云浴小臣四人抗衾又云小臣爪足又云小臣爪手翦須皆與死者親故曰死於臣之手然唯諸侯之喪爲然天子則用

夏采喪祝若大夫士之喪則抗衾爪揃皆用外御賓客哭弔以擯者掌之以本無小臣故也春秋之世大夫而僭侯禮於是乎本無小臣因喪事而立之故曰無臣而爲有臣子路沿俗私置故夫子深斥之若家臣則夫子已爲大夫受田祿於魯邑固得有之而何以云無臣哉

九夷　周衰典廢小國諸侯國介邊徼憚於盟會征伐之重賦不能備禮自降而從夷則人亦以夷目之而魯東海濱本有夷屬故尚書稱萊夷島夷萊夷今登萊地孔子御萊人言裔不謀夏是已島夷卉服亦沿海之地濕不宜蠶恃苧爲衣者又左傳陳轅濤塗曰觀兵於東夷杜預解曰郯莒徐夷也又隱公元年紀人伐夷杜預曰夷國在城陽壯武縣又魯稱晉聽鑾夷之訴謂郯莒也凡此之屬皆謂之夷則九夷者東方九小國耳以其僻小險鄙降從夷禮故曰陋

唐棣　詩傳唐棣思賢也既刪之後詩尚未逸唯毛傳失傳耳既爲思賢之詩則子曰未之思也亦言其好賢之未誠夫何遠之有言思之誠而賢者自至耳義既大明則漢人以偏反爲反經合權之衰說不攻而破矣

寢衣　博雅曰寢衣衾也孔氏註云今之被也唯其爲被故可長一身有半足以掞屬覆足而無穴長之累如其爲衣而長過於身則臥起兩困矣猝有水火盜賊疾病之暴至其能無狼狽顚什乎如云非常時所衣但爲齊設乃散齊亦有七日變起不測故曾子問有當祭而太廟火之禮古人制禮必可行慮如此

其周而獨於一衣作此迂拙以自困乎且此衣衣之而後寢乎寢而後衣之乎寢則必不能衣之衣之則曳地傾踣何以就席邪若有此衣眞怪服矣是寢衣之爲衾必矣必有云者謂雖當暑必覆衾而淺不露形體非但爲齊言也次序自當在短右袂之下

布　古之言布者兼絲麻枲葛而言之練絲爲帛未練爲布蓋今之生絲絹也淸商曲有云絲布澀難縫則晉宋閒猶有絲布之名唯孔叢子謂麻苧葛曰布當亦一隅之論明衣之以布別者異於織縞靡麗之服耳

食饐而餲　集註云饐飯傷熱溼也餲味變也今按飯之傷熱而溼氣未斂者俟之俄頃則熱者淸溼者燥何不姑少待之而遽斥之不食耶且粒食之以飯名者非但稻麥稷之淅煮而摝蒸者也凡穀食之熟而無汁可啜者皆名爲食則今俗所謂麪餈餅餌餺飥之類皆飯也食也皆非有熱溼之傷者也許愼說饐傷溼也或謂爲溼氣所薰腐耳集註增一熱字愈入於誤矣按孔氏註云饐餲臭味變也雖統言之而固有分疏饐者臭變餲者味變也皆以經宿熱鬱致將腐敗也臭變者餿腐味變者酸惡也饐从壹義與瞖通黯皃餲从曷義與遏通遏遏鬱敗之皃卽字思義可知已若漬之過溼蒸之熱爛則所謂失飪不食者是也

割不正　集註云切肉必方正不知割非切切非割方非正正非方也古者大臠載俎食則自斷故曲禮曰濡肉齒決乾肉不

齒決非若後世既割之復切之令大小稱口所容如陸續之母
能必其方也則割切之別也方者對圓長楕斜織曲而言也正
者正當其處也古之割肉既非大臠而各有分理骨有貴賤體
不登於俎君子不食圂腴在殺則有上殺中殺下殺在登之俎
則有肩有臂有臑有肫有胳有正脊有橫脊有長脅有短脅有
倫膚有鰭折或左或右肺則有離肺有刲肺心舌則去本末皆
所謂割之正也若其腠理之常隨手劃斷則非體之正是曰不
正抑或賓如主俎則爲慢主如賓俎則爲汰燕如祭祭如燕祭
燕如常食常食如燕祭皆不正也則皆以失禮而不食矣倘必
如陸續之毋所切四維端勻而後食則離肺之小而長脯之長
尺有二寸皆非君子之食矣脊脅之間必求其方將雜用體骨
以就之是求方而適得不正也集註以漢後切肉之法爲三代
割骨之制而未求之禮其失宜矣

不撤薑食　言撤則必既設之而後撤之也言不撤則必他有
所撤而此不撤也按士相見禮夜侍坐視夜膳葷請退可也註
云葷辛菜薑亦辛菜也則此言燕居講說而卽席以食者食已
飯羹醢葅蔽之屬皆撤而薑之在豆者獨留倦則食之以卻眠也
古之人類然君子亦以爲宜不待夜倦欲食辛而更索之集註
未悉

東首　集註謂受生氣自疾言之非自君視疾言之矣東首
東嚮也按禮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天子主天下諸侯不敢爲
主也諸侯適其臣亦升自阼階諸侯主其國大夫不敢爲主也

疾不能興寢於南牖下之西而東首以延君君升自阼立於戶東使首戴君存臣禮也與朝服拖紳同義

三嗅而作　古無嗅字音許救切者从鼻从臭从臭鼻吸氣也施於雌雉之作固必不可按此三嗅當作昊音古闃切昊从目从犬犬之瞻視頭伏而左右顧鳥之驚視也亦然故郭璞謂張兩翅昊昊然謂左右屢顧而張翅欲飛也若謂張翅爲昊則鳥之將飛一張翅而卽翀舉奚待三哉

長府　集註云藏貨財曰府信然則府頗徹而改爲之亦奚不可而必仍其舊哉若謂別作一府以斂財多積則魯於是時四分公室民食於家亦惡從得貨財而多積之如後世瓊林左藏封椿之厚儲以供君用邪按太公爲九府府者泉布金刀之統名也其曰長者改短而長改輕而重也圜曰泉之錢方而長曰幣冠圜泉於首下作刀形曰金刀皆橢長而不圜錢譜有漢鑄厭勝錢滿心錢皆其遺制五銖興而始無不圜者矣改作長府者改其形模視舊加長也加長則所值倍增用銅少而鑄作簡乃近代直十當五當兩之法一旦驟改則民間舊幣與銅同價而官驟收其利此三家所以亂舊典而富私門也故閔子以仍舊貫折之貫錢繫也故曰緡或曰貫皆以繫計多寡之稱府改價增則貲減而少仍舊者使以舊府取足貫也

有社稷焉　天子爲天下立社曰大社自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立社曰侯社皆與稷同宮而別壇大夫士食於君義無私報以有稼穡之事焉故祭法曰大夫成羣立社

曰置社月令所謂擇元日命民社也然大夫言社而不言稷則有社而無稷矣稷之神爲厲山氏爲周祖棄大夫卑不敢與爲禮也費之有社稷僭也古者有分土無分民大夫且不得有民人而況社稷乎子路習於僭而不知故夫子重斥之

浴乎沂　朱子謂韓愈李翺疑裸身出浴之非禮而不知漢上已祓除官民潔於東流之制故改浴爲沿不知改浴爲沿者乃王充之定論非退之筆解之辨說也莫春非必上巳之期潔身亦非有周之禮束晳引周公營雒之事以徵上巳之禮其詩曰羽觴隨波此言流觴以飲未言浴也浴者澑洧秉蘭之淫風耳莫春之初正寒食風雨之候北方冰凍初釋安能就水中而裸戲或謂沂有溫泉而褫衣於未浴之先拭體於出浴之際風寒慘肌亦非人所可堪也且溫泉必出山谷石礀之中其下有硫黃磽石水之平流者不得有之朱子云地志以爲沂有溫泉者乃出自泰山蓋縣之沂水東南逕齊莒之境南至下邳入泗者也水經注言彼沂水至陽都縣南合溫水上承溫泉陂西南入沂水則溫沂之合在今沂州境內去魯數百里而遼曾晳何事跋涉以往浴乎此之沂水與彼沂水名同實異出魯城東南尼邱山平地發泉繞魯城東門北對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鄰道元云曾點所欲風舞處也稍西卽泗水合於魯城西南兩沂水相去懸絕惡得以齊地溫水之沂爲魯舞雩側右之流乎此尤朱子之未悉也

徹　集註之言徹法在論語則曰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

畝均收在孟子則以都鄙用助鄉遂用貢謂周之徹法如此集註之自相牴牾唯此最爲可詴意朱子必有成論而門人所記錄或因朱子前後立說之未定而各傳之以成乎差也以實求之則孟子集註之說較長而論語註合作均收之說則事理之所必無者也後世而欲知三代之制既經秦火已無可考若周之徹法自詩稱徹田爲糧而外他不見經徹田爲糧者言賦稅之法非言民間之農政也作之與收無與於賦稅民自耕而自人原不待於君之區畫君而强爲之制祇以亂民之心目民亦未有能從者也以周禮考之遂人則曰以興耡利民杜子春讀耡爲助謂起人民令相佐助是明各治其田而時有早遲力有贏縮故令彼此易工以相佐助也遂師則曰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是亦各治其田唯有水旱之急則移易民力以相救也里宰則曰以歲時合耦於耡以治稼穡緣北方土燥水深耒耜重大必須兩人合耦而後可耕本家不足則與鄰近相得者爲耦彼此互耕然耦止兩人不及八家而唯耕有耦播擾芸穫固不爾也故詩言侯彊侯以緣一夫自耕之不給故須彊以相佐如通八口以合作則乘時有人亦無資於彊以矣此耕不合作之明徵也抑遂人掌治野之事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藉令八家之夫共耕九百畝而田無適主則九百猶百畝八家猶一家遂與徑又何用曲分町畦乎且云十夫有溝則與一井九夫之制犬牙互入而集註云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則同溝者不但共井而移彼就此共井者不必

同溝而又奚以爲之通耶此以周禮周頌參訂求實知八家之
自耕其夫田而無通力合作之事矣乃抑以事理推之亦有必
不然者人之有彊羸之不等愿詐之不一天定之
矣雖聖人在上亦惡能取而壹之乎如使聖人能使其民人已
心力之大同而無閒則並此井田疆界可以不設而任其交相
養矣王者制法經久行遠必下取姦頑疲懦不齊之數而使之
自激於不容已以厚生興行未有遽以君子長者之行望愚氓
而冀後世子孫皆比屋可封之俗也今使通力合作則惰者得
以因人而成事計畝均收則姦者得以欺冒而多取究不至於
彼此相推田卒污萊虞詐相仍鬬訟鑾起而不止立法之不臧
未有如此之甚者也且一夫之田雖曰百畝而一易再易迭相
倍加百畝之田雖曰一夫而老幼婦子多寡不齊十六而爲餘
夫未十六以前未嘗不可任檐事也今使一夫之家老幼食者
八九人而可勝耕者一人而已又一夫之家食者四五人而可
耕者二三人自合作者言之則必計畝出夫而人少者不足人
衆者有餘自均收言之則但因畝以分而此有餘彼且不飽使
耕盡人力而收必計口則彼爲此耕而此受彼養恐一父之子
不能得此而況悠悠之鄰里乎孟子言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
人乃至下食五人則彊弱勤惰之不同而食者多佐耕者衆則
所獲亦必豐也令通八家而合爲一上農亦此耕下農亦此耕
也何所分五等之上下而上農亦此收下農亦此收也又何有
九八七六五人之異哉則合作均收事所必無理所必不可亦

不待辯而自明矣故鄭氏考工記註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之田用夏之貢法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蓋通貢助而謂之徹而孟子欲以此行之一國耳則孟子集註之說確有所本而論語注則朱子以意推測見爲盛世大同之風而喜其說之矜異不能自廢門人之所以兩存而成乎鑿蹟職此緜也要之人各自治其田而自收之此自有粒食以來上通千古下通萬年必不容以私意矯拂之者而徹者賦法也非農政也亦不可混而無別也盡之矣

鼻盪舟　集註陸地行舟之說蓋自古相傳之譌也行舟於水者非力能運之水本流動舟寓於上浮泛而無留勢故一夫之力徑寸之楫可轉萬斛之艦因其便也陸地澀滯物居其上則止推移之者必自外旁撼足趾攢地而後得施其力今以一人立於方尺木板之上而以篙楫攢之力盡篙折未有毫釐移動之理舟雖至輕視方尺之板猶數百倍也鼻力卽百倍於人至無所施力之處亦將何以措手足乎凡人之力皆生於足扛鼎曳牛必堅立而後得勝足力愈猛則足之所履愈堅是將百鼻千鼻徒增舟勢之安耳挨盪者搖盪以行也初未嘗有在陸曰盪在水則否之辨盪舟何知在陸春秋傳言蔡姬盪舟豈蔡姬亦有神力哉然則所謂盪舟者謂能乘舟以水戰也古有陸兵無水師黃帝阪泉后啟甘扈皆平地決戰也鼻助羿爲亂肆暴於東海之濱始作水戰以殘過戈困鄩灌盪舟之義甚爲明著陸地之云既事理所必無其爲怪妄與羿射九日等注聖人之

言者所必芟也

溝瀆之中　十夫有溝則溝者水之至小者也江淮河濟爲四瀆則瀆者水之至大者也連溝於瀆文義殊不相稱且自經者必有所懸水中無可懸之物安容引吭既已就水際求死胡弗自沈而猶須縊也按史記殺子糾於笙瀆召忽自殺鄒誕生作莘瀆索隱曰莘笙音相近蓋居齊魯之間瀆本音竇故左傳又謂之生竇然則溝瀆地名也云之中者猶言之閒也又春秋僖公十二年公及宋燕盟於穀邱而左傳言盟於句瀆之邱句音矦切與溝通蓋莘瀆笙瀆生竇句瀆一地四名轉讀相亂實穀邱耳杜預謂穀邱宋地亦無所徵實在魯邊境齊人取子糾殺之於此而召忽從死也

諒陰　書註諒音梁陰音鬱諒古作梁陰古作闇天子居喪之廬也楣謂之梁廬謂之闇梁闇者一梁支脊而無楹柱茅垂於地從旁出入今陶人窑厥軍中窩篷似之集註謂未詳其義小註謂諒信也陰默也附會說命恭默思道之說徒見穿鑿闇今文菴字爲浮屠室之名以其檐垂地而無牖故謂之闇以其艸覆揜而不開戶宇故謂之菴其實一耳

鄭聲　集註謂是鄭國之音據湊洧諸詩言之而謂鄭詩淫者十九舉叔段忽突及憂亂刺學校之詩槩指之爲淫而盡廢古序以徵此文之說按鄭之爲國在雍州之域今漢中之南鄭也桓公謀遷於虢檜之墟而復蒙鄭虢然則風氣之淫者故鄭乎新鄭乎衞居沫土濱河沃衍有紂之遺風是故桑間濮上靡靡

之音以作雝州水土重厚周京之故壤檜地狹而多憂有宗周之感既皆民無淫習桓武莊厲亟戰貪利共叔內訌五子交爭晉楚尋兵辛苦墊隘淫聲其暇作乎蓋雅正也鄭邶也醫書以病聲之不正者爲鄭聲么哇嚅唲而不可止者也其非以鄭國言之明矣先儒以今之琴操爲鄭聲其說是已琴不譜褒裳溱洧之辭豈亦如朱子詩傳之譏乎

匏瓜　集註謂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使然則艸木之屬誰能飲食者殆不成語或引俗言無口瓠以證之無口瓠自宋人里巷猥語見李沆傳謂瓠未剖口不堪盛物囫圇圓轉而已非謂瓠之本無口也瓠之與匏一物而異名當其生嫩可食則謂之瓠及其畜之爲笙瓢杓壺之用皮堅瓤腐而不可食矣則

謂之匏繫者謂其畜而繫之於蔓也不食者人不食之也故引以喻其徒老而不適於用也文義自明勿容支離作解

五穀不分　集註謂猶言不辨菽麥按不辨菽麥以譏童昏之尤者五穀之形狀各殊豈待勤四體以耕者而後辨哉分者細別其種也均此一穀而種自不等宜遲宜早宜燥宜溼宜肥宜瘠各有材性農人必詳審而謹記之不爾則早遲同畝刈穫難施燥種入溼其稼不實溼種入燥小旱卽槁肥種入瘠結實無幾瘠種入肥葉豐穗萎故非老農不能區別以因土宜也但云不辨菽麥正復爲丈人嘆耳

區以別矣　集註云區類也馮氏則曰邱域也按齊民要術有區種五穀法作爲區畛如今菜畦數畝之內名種雜植長短豐

贏相形易見此艸木者亦言穀蔬果蓏良材之在田圃者非謂
山林之雜木野卉也馮氏之說較爲得之如以爲艸木之類各
有大小高庳則類一定而不可易將聖人必不須下學而小子
終不可學聖乎觀其所譬而義自見矣

子小子履　集註履湯名世本謂湯名天乙至爲王改名履白
虎通則謂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湯生於夏世故本名履後
乃更名乙爲子孫法變名從質凡此皆牽強附會之說無足信
者湯之先代有報丙報壬之屬是當夏世而有甲乙之稱非變
名從質矣紂名受或曰辛微子名啟竹書紀年太甲名至沃丁
名絢商人自別有名又非因爲王而改名履矣其以十幹紀名
者猶秦之稱二世三世今人之有行耳商自立國以來君各有

號有天下而不改天乙者號也履者名也非湯有兩名審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十三終

善化劉鐸校
湘陰吳宗寶校

四書稗疏三孟子

南菁書院

衡陽王夫之而農著

萬乘之國　集註謂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當七國時提封皆踰千里足知非謂天子且殷周之有天下未有弒君之事弒君者齊晉秦楚耳魏冉封陶黃歇封吳土地廣於三代之矣封千乘之家亦非天子公卿也於萬乘言國則非天子明矣於千乘言家則非縣內諸侯亦明矣若春秋所紀周召毛祭劉單皆得有國不言家也周末兼并彊者數圻固不待言卽在周制未亂之日魯號百里而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傳稱泰山在魯封內則平陰泰安兗州甯陽曲阜泗費沂州之地橫亘數百里非果儉於百里莒子國如孟子言方五十里而有牟婁鄆防

茲牟夷邾附庸也如孟子言不能五十里而有漆閭邱濫升陘
訾婁沂西瀙東其下邑如此其多則土田兵賦從可知已則諸
侯之封地不盡如孟子所云是千乘之國魯宋衞中山之謂也
萬乘之國則孟子嘗以稱齊燕而七雄皆是也諸侯大國三軍
軍二千五百人皆止三十六乘步卒甲士之數三軍者百十有
八乘耳天子六軍亦止萬五千人白虎通所謂萬人必死無敵
於天下而天子自讓於德加之五千人者也亦二百三十六乘
耳若千乘之軍則當七萬五千人萬乘則七十五萬人古今用
兵無如此之多者唯戰國白起暴鳶王翦之流始空國而興數
十萬人之師以此推之七十二井而出一乘亦流傳失實之說
不然則如唐之更番宿衞宋之廂軍禁軍賦以充伍者七十二
井而一乘其實不止於此也又師行而糧食註云萬二千五百
人爲師天子六師七萬五千人正合千乘而非有萬乘然軍則
二千五百人師則萬二千五百人是一師而五軍天子當有三
十軍古無此文不敢謂然也大要諸侯之封不止百里而田賦
所出七十二井而一乘亦似不如是之輕兼幷無制之後國土
或大或小阡陌既廢以還賦役或重或輕參差不一難以一槩
而論萬乘千乘云者自用其土田言之地方七十二萬井而萬
乘矣

塡然鼓之　集註云塡鼓聲也以塡然狀鼓音殊爲不似按詩
稱振旅闐闐集傳亦以爲鼓聲愚已辨詳之詩疏乃此塡然又
與闐闐有別彼以振旅之盛言此以方戰之勢言按毛公詩傳

填烝塵三字古通用填音眞眾也久也言兩陣相壓烝眾立遲久而後鼓以進也

釁鐘　釁祭名血祭也凡落成之祭曰釁故廟成釁之以羊餘夾室皆用雞鄭司農讀釁爲徽初非釁郤之義周禮太祝隋釁鄭康成曰凡血祭曰釁血祭者刲牲神前而不薦熟耳若如註謂塗其釁郤則宮室非渾成無隙者豈羊血之徧鋪其戶牖乎且鐘有釁郤必不成音自當改鑄以血塗之曾何所補釁字或作衅訓爲隙也乃借用非本義集註蓋未之攷也

觳觫　按特牲饋食禮主婦俎觳折鄭注曰觳後足爾雅云觳盡也後足於體爲末故轉訓盡也說文無觫字應是悚字之譌觳觫者觳閒悚悚然筋肉顫動猶今人言股栗也十三經傳寫失眞非聖賢之筆授如此類者多矣

疾首蹙頞　集註云頞額也按額頞也頞鼻莖也人卽甚有愁苦之容無能蹙其顙者唯鼻莖蹙蹙耳集註又云疾首頭痛也痛自因病不因憂愁或因愁致病則且伏枕呻吟管籥不得而聽羽旄不得而覩矣疾首者蓬髮不理低垂喪氣若病者之容耳

芻蕘　集註芻艸也蕘薪也圃中非樵牧之地君之薪艸甸人所具山虞所供且不取於圃中而況民乎按芻王芻也蕘蕪菁也揚雄陸璣皆以爲爾雅中有菜自其應然今上林苑嘉蔬署所掌菜畦其遺制已王芻今俗呼竹葉菜蕪菁菘菜俗呼扢搭菜芻野生往芻者采之蕘種藝而生往蕘者往種之皆所以便

民之菜食也

明堂　明堂之說古今聚訟要出於公玉帶之流因緣呂不韋月令文以陰陽術數妄爲擬撰而班固白虎通蔡邕明堂月令論增飾支離以致拓拔氏盈廷揣摩欲搆一不方不圓橫斜空穴之屋而形模乖錯乃令匠石無所施其繩削其曰十二室者據月令言之也然四出皆三室則每嚮九楹當有三十六柱而漢儒又以擬每方七宿之故謂爲二十八柱於是有十二宮九室之說以明堂左个卽青陽右个明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元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元堂左个卽總章右个一室兩嚮自非仲月居太廟則恆兩月而共一室特開戶不同耳夫一室兩名旣爲苟且塗飾之說而四旁八室幻爲十二室中央太室四嚮皆爲

詹壁所室天子何面以施斧依諸侯百官班列何室之階出入何室之戶說之不經乃至於此且非朝非廟贅立一宮遠在國陽百官府署不屬於左右天子舍其朝廟日駕以往旋轉移居有如嬉戲先王未嘗如是之迂詭也況明堂之立在國之陽一而已矣泰山之下巡狩偶至無彌月之留而何亦有之且天子狩於五嶽各以其時偕宗春事則建青陽三室而已足餘九室何爲而建如使泰山之旁僅有三室則宜名青陽不名明堂矣夫堂之爲言非室也室之基也室雖九室堂一而已何爲四方而各異其名耶孟子曰王者之堂也則亦天子巡狩之行宮而已矣何嘗繁曲纖詭搆此支離空洞不可居之室乎且巡狩方嶽而處明堂爲卽明堂以居邪抑別有宮而泚明堂以布政邪

既別有宮則明堂爲贅設如卽明堂以居則四開八達之室何以別嫌疑謹守衞蔽風雨哉禮明堂位序三公於中階之前疑於阼階之東伯於西階之西子於門東男於門西九夷東門外八蠻南門外六戎西門外五狄北門外九采應門外外有應門內有三階將室室而有之乎則此九室者班列之衆位次之闕門階之備亦如路寢之制其延袤當何如而何僅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也且東西南北位各因天子所立而定矣使天子而居元堂豈不易北狄居南西戎居東乎卽如三公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使居青陽總章則側嚮天子居元堂則與天子背立矣尤其說之不可通者也明堂位又云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門堂相次而論應門在明堂之前春秋記雉門及兩觀相連則明堂在應門象魏之內非應門之外遠處南郊別有明堂審矣明堂之前爲應門而明堂隨月異嚮其前皆爲應門則是有四應門而路寢又有應門何應門之多也抑應門者南門也東西北各有應門則亦不適爲應門矣考工記云匠人建國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五室九階四旁兩夾牖五室謂五閒六楹也九階階九級也四旁兩夾牖謂四旁阿閣然唯有南北牖也殷人重屋謂複簷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廟中以几筵爲尚故度以筵謂之明堂者周廟之堂基較夏之堂一尺殷之堂三尺而尤高高則明故曰明耳凡此皆言廟制在應門之內故繫之市朝一夫之下而下卽繼以廟門路門應門之制

又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則明堂在王宮之內而卽太廟之堂審矣自室而言則曰太廟自堂而言則曰明堂其實一也蓋古之王者卽太廟爲布政之所故曰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言爵賞則刑政可知路門之內雖有內朝路寢而非班政教之處故周禮司士王入內朝羣臣皆退若庫門之外有外朝則小司寇所掌以致萬民而詢大故者愈非政教之所自頒是太廟卽出治之所明矣覲禮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綦冕負斧依卽明堂位所謂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也又云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鄭氏註云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也故覲禮又云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天子布政布之於諸侯也而見諸侯必於太廟則以太廟者卽天子之正衙載祖考之威靈而以孝治天下示無專私非若後世之有前殿以受朝賀而頒大政也則明堂卽太廟之堂故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天子居京師則治太廟戶牖之間以臨諸侯宣政教而太廟在應門之內路寢之左卽此以爲明堂之位巡狩方嶽則不能如王宮之備內無九嬪之居外無九卿之署而載主以行必於行宮寢室之左立廟以奉所載之主則廟視太廟而堂亦謂之明堂外立五門一如王宮之制則泰山明堂之所自設也惟周之太廟其堂曰明堂故魯之太廟擬周之制堂崇九尺而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雖爲僭禮而明堂之卽太廟益可徵矣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宗祀者祖有功宗有德百世不遷必時享也配上帝者上帝之

祀與有天下相終始而文王永爲不祧之宗與相埒也祀文王於明堂是明堂卽文王之廟與覲禮受次於文王之廟又相脗合矣使拘月令之說而爲四出九室十二宮欹零狹隘之屋則祀文王又當於何室豈唯仲夏祭於明堂之太廟而靑陽總章元堂之有太廟又何謂邪一堂而四廟人可以無定居鬼可以無定饗與後世不察別建大饗殿祀蒼赤黃白黑五帝以祖配之則沿鄭元拾月令白虎通之緒餘而附會之於讖緯以啟淫祀也蔡邕不能據經以裁異說而又合太學辟廱以亂之不能證明堂之卽太廟而屈太廟以就明堂雖博引旁徵說鈴書肆而已誣說之起不韋倡之劉安承之公玉帶之屬淫之蔡邕成之折衷以事理之安而參攷之三禮羣裒其尙息乎

褐寬博　集註云褐毛布蓋誤以褐爲毾也說詳詩稗疏中後篇云許子衣褐使其爲織毛之毾許子安能常以爲衣不畏暑月之暍死乎且布有精麤毾亦有精麤毾之精者價倍紈綺安得言毾而卽爲貧賤之服且毾出北方南土所無自非富貴人鮮有衣毾者許行生長南楚服用樸儉舍其土宜之布而求褐於北賈愈爲不憚煩矣精者曰布麤者曰褐皆枲爲之寬博云者謂貧賤之夫內無裘纊之襯外披麤布邊幅不收郎當闊大也

蹻者　集註云蹻顚蹻也顚蹻者固非心之過抑非氣之過不得云是氣也且顚蹻則形氣交爲之動而不但動其心矣按許愼說文蹻跳躍也故漢有材官蹻張言能跳躍上車也踐地安

而始舉足曰步流水步曰趨跳走曰蹶蹶蓋趨之甚者方蹶則心爲之揚厲方趨則心爲之悚斂故曰反動其心趙註云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顚倒殊爲無謂集註因之過矣

而勿正　集註云正預期也預期者躁於必得卽助長也按士昏禮必有正焉若衣若笄鄭註云必有正焉者以託戒之使不忘故又曰視諸衿鞶然則正者徵也的也指物以爲徵準使必然也故射侯鵠中有正必欲矢之至乎是而不可移易也集義者從義以日新其德而不倚物以爲定據故曰勿正有事則有守勿正則不執勿忘則有恆勿助長則不迫上以事言下以時言自相互以起義也

夫里之布　周禮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但言有里布則亦視一里之中各家所當出之布而不以無絲枲捐之耳非遂重困之令出二十五家之布如鄭元所云也設使故爲苛征以示罰雖有其令必不能行徒以筆楚追求致罷民之死曾謂先王而有此已甚之政乎征夫家者謂征一夫之力役也夫口也家戶也夫家猶今言戶口也周禮遂人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以起征役是已民無職事則應不與夫家之力役而必視有常業者以征之亦可以警游惰矣若如鄭元所云百畝之稅則當以九一輸十一畝有奇之粟每百畝準中農六人之食以中歲準之人月食三鬴歲食三十六鬴總六人爲二百一十六鬴而九分之當輸二十四鬴爲一百五十三斗六升罷民何所得此粟以償重罰耶且孟子言雖周亦助則有

公田而無稅粟又何從立一稅額以征之乎又布之爲義鄭眾以爲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則與後世鈔法相似既不經他見鄭元以爲泉然考之周制則亦無農民出泉錢也之理而稅賦必視其地力所產人功所爲則桑麻之稅輸絲枲所織之布耳故宅毛者稅其布而不毛者亦不鑄之鄭元周禮註謂口率出泉要以漢之橫征論周制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集註云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按古之城制都城不過百雉三丈爲雉百雉者周圍三百丈耳三百六十步爲一里步凡六尺則一里該二百一十六丈三里凡六百四十八丈七里凡一千五百一十二丈是三里之城爲二百一十六雉七里之郭爲五百四雉侯國之城參大都而此郭幾倍之何得謂之爲小且此以地利言之而曰環而攻之而不勝則亦以城大不易攻爲言不當設言極小之城矣抑孟子之言里皆以開方言之若湯七十里文王百里之類是也使其爲方三里則周圍十二里爲方七里則周圍二十八里秦漢以後侈大其城以至於今逾益展拓然如此者非都城省會亦不數數也小云乎哉

兼金百鎰　集註二十兩爲鎰雖萬鎰註趙註則曰二十四兩則百鎰二千四百兩也按五金之屬統名爲金唯黃金貴倍涯量況云兼金價倍於常者薛氏所得好金千二百兩以饋游客哉兼者雜也雜青金赤金白金可以鑄泉布器用者也青金鉛也赤金銅也白金錫也春秋傳鄭伯朝於楚楚子賜之金與

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則古者葢以銅錫鉛爲貨賄相饋遺矣故孟子於薛曰故爲兵饋之言以鑄劍戟也

葬於魯　集註云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葢沿趙註之臆說也使孟子以喪母歸則父沒爲母三年倚廬堊室三年不從政豈孟子無三年之愛而葬畢卒哭即舍以之齊踰禮薄恩亦至是哉充虞曰前日近詞也大夫三月而葬則反齊在數月之內去終天之憾無幾時而從容談論於逆旅殆無人之心矣孟子曰化者謂死爲化達情而爲簡略之詞不從生而稱母又不從沒而稱妣乃斥言之曰化者又曰無使土親膚膚爲誰之膚而言之不惻何其忍也趙氏獨據儉其親之文因臆度爲母喪而集註以魯平公蹤前喪之說與木美相涉遂信趙說而孝子於親雖極天下之奉不忍曰恔而父母之前雖聖人在天子之位不敢自稱君子何弗之察也葢言親者非必己之親也苟有子則固夫人之親矣按此孟子喪妻子幼未任家政爲之治葬耳子在故曰親也君子云者以君子之道處其子也唯妻之喪故始死不奔待葬而往木者槨材也葬畢而反齊以終其仕齊之事不以私廢公也謂之曰化者猶延陵季子之言骨肉歸於土也曰恔者君子於其妻子心安道盡而亦可以慰矣而充虞已美之疑亦勿嫌於傷仁孝之心矣攷之本文無不冰釋此之不審則不但誣聖賢仁孝之德而歸葬悤悤旋即適齊就客卿之位適以啟李賢張居正楊嗣昌之口實爲名教之大害可勿辨乎

成覸　覸一作覷齊之勇士以力事齊景公其言吾何畏彼者以角力言耳孟子借引以喻人之自強集注云彼謂聖賢未審且志　孟子之言且志者二集註云志記也意以志爲書名而且者轉語之助辭乃喪祭從先祖卽上稱宗國先君之旨杜尺而直尋亦一見則大王小霸之意且者較前說而更進一義之辭今未嘗別出一意皆不得言且抑滕人陳代兩不相謀向稱志而必以且冠之若出一口者然益且志者古書名雜編古今雅俗共稱之成說以彙記之謂之且志者言不擇而姑且志之輯錄之以聽人引證也後世著述有可談資暇錄備攷雜肋之類皆此義也故其言義味短淺通於流俗滕人陳代皆苟且合俗之士故以之爲談助

五十而貢七十而助百畝而徹　集註以謂三代授田之制乃求其多寡漸加之故而不可得論者謂夏當洪水之後田多未墾故授田寡似矣然殷之於周又何以贏縮益差邪豈武王革商之頃域中之田遽墾其十之三乎洪水之後污萊千載一旦而皆成沃土無是理也周禮稱上地不易夫百畝中地一易夫二百畝下地再易夫三百畝不知夏之下地兼田萊而百五十畝抑二百五十畝而五十畝萊耶孟子言百畝之糞以中農爲率食六人耳使夏果授田五十畝則止食三人仰事俯育其何賴乎授田之說曰三十授田六十歸田承平既久生齒日繁卽謂死生盈縮固有恆數抑必參差不齊鄉令一井之中八家各生四子則歸者百畝而授者四百畝抑或鄰近井里皆無絕亡

乃十井之中三十年之後丁夫將盈數百豈奪鄰近之地遞相推移以及於遠而農不得服先疇溝洫場圃廬舍桑麻皆無固志必且漸化爲磽瘠矣如擇遠地絕產而隨授之則父子兄弟離散東西尤非善政且子男之國提封無幾使歸田者少授田者多其能取鄰國之田以授之哉老不逮六十而田未歸少已逾三十而應授田鄰井他鄉卒無可授則當如今選法冗滯立俟選俟缺之例其將使此丁夫袖手桍腹以俟鄰叟之老死與抑豈多取良田置之不耕以俟後來之授哉以理推之歸田授田千古所必無之事其言一夫五十畝者蓋五十畝而一夫也一夫七十畝者蓋七十畝而一夫也一夫百畝者蓋百畝而一夫也此言取民之制而非言授民之制也自楊炎兩稅以後古制盡湮易啟羣惑大要古者以田從戶唐宋以降以戶從田流至今日遂有隨糧帶丁之事一切以田爲準而戶口皆爲虛設若古者之制特致詳於戶口周禮所謂夫家夫者口家者戶也雖以時登降而有易戶無增田故王制載天子諸侯之提封皆有定畝無損益也夏后氏一夫則取其五十畝之稅殷人取其七十畝之稅周人取其百畝之稅或助而不貢則公田有常所因夫家而頒其助耕之力征耳且使人益眾則別授以田假令有新增夫家盈於八口抑更增公田百畝抑不增耶人日眾田日授公田日增不特封域有限而公家亦當倍於往日之取正孟子所謂暴君污吏慢其經界者矣以此知三代之取民夏最輕殷周漸重以質文漸降國用益繁非夏民之受田少而殷周

之民受田多也且民之有田自夏后氏始乎抑自農軒以降固有之矣既爲民所固有則多寡不齊皆已守其故壤夏后氏其將奪力可耕數百畝者之田以分給之罷惰者乎是王莽之亂政也且民之不耕者鮮矣無田者少而溢於五十畝者多將取有田百畝者奪其半而使荒哉尤不仁之甚者也唯其爲民所固有之田故稱其力之所可耕與壤之所有餘一夫而徵其五十畝之貢額設於任土作貢之日而後勿問其在彼與在此制一定而民可遵行之數百年則所謂不易一易再易者亦猶今之止則中則下則耳或畝五分或畝七分或畝十分稅所謂實皆什一者貢法以中歲折實起科助徹則公田無減至於止下中地之既定不復問其易與不易特存其易不易之名而已唯其爲實徵之數故孟子承上取民有制而言初不云授民有制言授者授之以一夫之名授之以一夫之賦也一夫承一夫之田卽承一夫之賦雖人漸眾戶口漸分卽有析產而一因其舊立之夫家以爲常額彼此登降聽民自便要使無棄土亦無罷民不待屑屑然一予一奪上勞下瀆開欺僞之門也周禮大司徒則曰以土均之法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令地貢斂財賦小司徒則曰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以任地事而令貢賦鄉師則曰以時稽其夫家眾寡辨可任者與其施舍者載師則曰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遂人則曰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自司徒以至於州黨族閭鄙鄰里旅皆止於稽夫家以制貢賦無有一官掌歸田授田

之政者豈此極繁極大之事聽之胥史而官不與聞乎蓋先王
日防其取民之制而猶恐滋姦僞啟污暴必不能取九州之民
與田若廚娵之計米而炊以致簡牘山積陳乞紛填候者爭者
倚耒經年而不得施其耕耨其亦明矣始則度田以立夫家之
額既則限夫家以立貢助之準畛域溝洫各有經界一如魚鱗
丈冊而特畫地爲形埒不似今之徒任故紙可資姦欺飛脫耳
一夫卽今之一戶也一井卽今之一甲也一甲卽今之一圖也
散合鱗次夫家皆有定限而征賦從之假令有方五十里之國
爲田二千五百井爲夫二萬雖有乘除不出此數絕者補之易
者移之上但無額外之征而已足養民矣若天之生人也無涯
而地之成壤也有涯必欲齊一均平天地且不能得雖聖人其
將如之何哉或曰生殺消長天亦自有恆數然或待之數十百
年通之四海戰爭饑饉疾疫之屢作而後大槩相去不遠但令
一歲之中一國而羨出十夫無田可授則此十夫之八口已爲
道殣況有甚於此哉夫家者糧戶之籍名也餘夫者今之未成
丁也戶口定而田糧隨之今苗猺峒田猶存此制一戶派糧若
干責之戶口而不任土地蓋遠古之事裔夷猶有存者異於唐
宋之數改易起好古不通者之惑也後世任土地而略夫家然
先王之制猶有僅存於湮沒之餘者蓋古今此理必不可廢宋
諸大儒見後代之苟簡遂謂先王之必大異於此而以其談理
談數四破八分之說通之於事幻立一瓜分縷析商鹽較米之
王政乃欲買田頃畝私行之於一隅遂謂可施之四海行之萬

年若張子之所爲者非愚之所敢知也

饔飧　古者天子四飯諸侯三飯食必以樂侑之饔飧者庶人之食庶人食力無算而必以晨餔爲節許行之說蓋欲去三飯之禮等晨餔之食耳若炊爨之役庶人亦妻代其勞未聞其且耕而且炊也集註未安

蠅蚋姑嘬之　蚋本作蜹方言謂秦晉之閒謂之蜹楚謂之蝘註云小如蠶而亂飛或謂之蜹蓋蟻之有翼者爾雅謂之蚍集註以爲蚊屬未審類蚊而小者蠛蠓也雨止則聚飛不集於腐穢不噆肌肉宋祁謂蜹小蟲日中羣飛集人肌膚而嘬其血亦非也日中羣飛者既不嘬人且此未葬之骴骼何從得血而嘬之乎姑且也或以爲螻蛄亦非螻蛄食土故俗謂之土狗不食腐肉姑亦非

食腐肉姑云者言蠅蚋之集且飛且下而嘬之如嘗試然也

牲殺　畜牧曰牲漁獵曰殺特牲饋食用羊若豕少牢饋食則兼用之所謂牲也魚皆用鮒腊大夫用麋士用兔皆漁獵所獲所謂殺也漁獵所獲謂之殺者有上殺有中殺有下殺上殺以供祭祀重在殺也有田祿則有家司馬徵起采地之徒眾以聽漁獵無田則不能故曰不備

亳葛　亳有南亳北亳西亳之別湯所居之亳西亳偃師也故椒舉謂湯有景亳之命景亳者西亳有景山在緱氏西南而詩言景員維河者是已皇覽云偃師有湯亭湯冢杜預謂考城之薄縣今歸德有湯冢者誤湯之所居既在偃師則葛與之鄰亦必非甯陵之葛可知已春秋葛人來朝杜預曰葛國在梁國甯陵

縣東北或以其與北亳考城相近因疑湯居北亳不知夏末之葛以放而不祀爲湯所滅地入於商何得至東周尚存以春秋之葛爲夏之葛宜其謬已按亳之爲言大也猶言京也周謂之京商謂之亳皆天子之都也有三亳者猶周有豐有雒漢有長安有雒陽皆稱京也湯未爲天子而所居已稱亳者猶公劉之稱京師也古者諸侯之都皆自立美名及有天下因以名其畿內耳商有天下乃建南北二亳以配西亳夏命未移唯偃師稱亳而已無所謂南北亳也葛伯之國大槩在河雒之閒春秋爲周鄭之地桓王與鄭戰于繻葛疑卽葛國之故墟

今茲　呂覽曰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古者謂收穫之時爲茲今茲猶言今秋也當斂穫之際租稅方入會計一年之國用而曰未能非但訓茲爲此也

洚水　洚本音戶工切與洪同音許慎曰水不遵道也洪水者洪河謂黃河也當禹之時河水驟漲險阻淤塞其上流則潛於龍門橫決晉地已而奔極妄行隨處垒出不循故道河本東行逆流而北邢魏曹濮之閒匯爲澤國故曰氾濫於中國中國者冀兗也大名廣平沙磧平衍尤爲洚水之所渚故禹貢云東過雒洒至於大伾北過洚水至於大陸洚水本爲不遵道之水名而以名大伾大陸閒之水者以此爲洚水之所尤聚也孟子釋書言洚水者洪水也九州之水河爲最大謂之洪流故申明洚水之所自實河水之洪流也禹治水凡二一治洚水專於河一滌九州川澮以行水利節旱澇則江淮汝漢皆治焉傳註往往

混合愚於尚書稗疏言之詳矣繹孟子洚水洪水之旨尤爲顯徵集註言洚洞無涯之水則言洚水已足又何勞孟子之釋哉

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　集註云爲高下者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蓋以爲築臺浚池之事然未聞有築臺於山脊者唯俯因洿下則所謂下臨無地其高易見耳況川澤旣爲水所瀦而復鑿一坎以爲深淵將欲何爲且川澤之中何以施钁鉏王安石誤聽李垂用濬川鉏疏河取笑千古若欲池濶之深必就灘磧高處壅築陂堰則因高不因下也按此二語見禮器上云爲朝夕必放於日月豈爲朝夕者亦人開之使曉閉之使昏乎爲者猶言有事謂祀事也故下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謂邱陵者圜丘也川澤者方澤也因高祭天因下察地必於其類而求冀遇其精意故以比爲政而因先王之道因其類而後可通其理也

涕出而女於吳　集註謂吳蠻夷之國景公羞與爲昏非也吳周之伯父春秋以其僭王夷之耳當時諸侯不以夷賤之也魯且越禮爲結昏齊獨恥乎按越絕書稱闔閭齊女以爲質後其女悲思是以有望齊之門卒以憂死葬虞山之上謂之齊女家然則景公生視其女充西施鄭旦之列如之何弗涕

滄浪之水　按禹貢漢水東爲滄浪之水書註及酈道元皆云今均州武當山下漢流本清方水漲時則沿漢溪澗自山而溢推盪泥沙下入於漢因而濁耳滄浪楚水其歌楚人之歌孔子南遊楚涉漢而聞之屈原漁父亦楚人也故其歌同

北海　東海　北海海在其北東海海在其東猶書之言南河北河也伯夷讓國未嘗遠離父母之邦孤竹在今永平府撫甯縣地濱於海則伯夷之逃亦如季札之退耕於野耳古者公子去國則仕於鄰國不廢君臣之義伯夷遂不復仕則爲紂播惡於下國天下無邦故也已而就養西伯乃終於首陽太公亦四嶽之後世祿之家傳記稱其販繒於莒亦以天下無道不仕莒州東濱於海亦就養而西之岐周若釣渭之說以孟子言之知其妄矣一老高潔名著天下文王自應遠迎

辟草萊任土地　周禮一易之田萊百畝再易之田萊二百畝雖曰一易再易而民力有餘可以糞治成熟則亦聽之而不入井賦辟草萊者坐萊田使墾辟而一易再易皆如其畝以起征也任者責也集註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則三代之政亦必如此而奚罪哉蓋古者任夫而不任田夏后氏一夫稅五十畝殷稅七十畝周稅百畝田雖逾額而但視夫家之常以定賦役任土地者一以責之田畝有田則有稅而力役車乘壹皆以田爲科配無尺寸之漏壤而不守夫家之故版爲登降於是土無不征而農民重困不知人者王者之民也土者天地之土也私天地之土爲己有逆天擅地失君人之道於道悖矣自戰國大壞古制故秦漢以來無萊田之名而不復知有任夫家不任土地之道垂及楊炎併庸調於租而合爲兩稅後世雖有戶口之名而實重征地畝浸以至於隨糧帶丁之說起而民視先疇如荼毒競趨末業無已則游惰猶愈於力耕流亡接踵盜賊因之其

爲先王之罪人固不容貸矣

負夏　趙氏註及檀弓鄭註俱謂負夏衛地按舜虞幕之裔後之虞舜生長於蒲州平陸之境未雖降處而仍居故封故謂之虞舜生長於蒲州平陸之境未嘗一至山東濮濟之地雷澤者雷首山下之澤谷也河濱者蒲州沿河之境也流傳以歷城爲歷山定陶爲雷澤皆非也歷城定陶去岐周將三千里而孟子何言千有餘里乎諸馮負夏與安邑之鳴條並言則其皆在平陽審矣負夏蓋河東之夏陽春秋謂之下陽累代爲虞國地後入於晉去衛千里足知言衛地者之妄河東謂之東夷河西謂之西夷自蒲坂抵岐周適千有餘里孟子去古未遠攷證自實後世傳說附會之謬如卒於鳴條既有明文而云野死於九疑以致列之祀典何博而知要者之世乏其人也

畢郢　郢音以整切者楚都也未聞岐豐之閒別有郢邑按此郢當作程竹書稱紂三十一年己巳歲西伯治兵于畢三十三年辛未歲密人降于周師遂遷于程畢在豐東程在豐西言畢程者舉兩界而言之也武王既有天下以畢封畢公高以程封程伯休父之祖皆爲縣內諸侯畢程去岐不遠故統云西夷以此推之諸馮負夏鳴條同在河東審矣

王者之迹熄　迹轍迹也王者時巡方嶽太史陳詩以觀風平王東遷巡狩典廢車轍馬迹絕於天下列國風詩不貢於太史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若衛朔鄭忽秦康陳靈之事編爲歌謠天子不得而采之夫子錄之於傳誦之餘謂之詩亡可矣集

註云黍離降而詩亡於義未盡

五世　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歲孟子至梁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也時爲齊宣王之七年明年梁惠王卒子襄王立周顯王四十一年癸巳歲宋王偃之元年四十五年丁酉齊宣王卒愼靚王三年癸卯宋自立爲王赧王元年丁未魯平公之元年是歲齊伐燕殺子之三年己酉燕始畔齊立昭王計孟子周旋魏齊宋魯二十五年間與史爲合但自顯王乙酉上朔孔子卒壬戌歲爲一百四十三年據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幵官氏一歲而生伯魚是伯魚生於昭公之十年己巳歲史稱伯魚年五十當卒於哀公十二年戊午子思於時應已年逾弱冠子思年六十一其卒當於周定考二十二王時去孟子已百年然則程子稱

筆中庸於書以授孟子者誤也伯魚生子思子思生子上白子上生子家求子家生子京箕孔子至子家爲五世伯魚至子京爲五世子京生子高穿子高與平原君同時周赧王五十年丙申平原君始相趙去孟子諫齊伐燕時五十年則孟子正與子家子京同時適值五世之際故曰五世而斬憂其墜也或以三十年爲一世計孔孟相去之年自孟子歸而著書時去孔子作春秋正百七十年也

羿　古之稱羿者不一莊子列子山海經屢言羿者皆非有窮后羿也窮羿篡夏身爲天子勢不復與天子角技其死也自以寒浞之奸更相爭奪而不緣射且以亂臣賊子假手凶徒而膺天誅孟子顧曰是亦羿有罪焉何其舍大慈而擿微慾邪謂逢

蒙爲羿之家衆亦臆詞也羿上古之善射者後世因其名以爲氏故堯時有羿夏復有羿窮羿斃而射師始不以羿名矣

子思居於衞　子思仕衞當在悼敬昭三公之時或出公反國之後世傳仕衞嗣君則誤已嗣君元年當周顯王四十五年去伯魚卒已百有餘歲矣

伯魚卒已百五十九年子思年六十二計其卒已百有餘歲矣

司馬公作通鑑起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歲去伯魚卒已八十年而記子思答衞苟變二卵事於後亦未諗也孔叢子載苟變事稱衞君未嘗目言嗣君其巡狩篇稱子思游齊陳莊伯與登泰山陳莊伯者田莊子白也白相齊宣公當周考王衞敬公昭公之世較爲得實但孟子言有齊寇而悼敬昭三公無見伐於齊之事獨般師之變齊伐衞在魯哀公十七年癸亥歲計子思尚非彊仕之期或後有齊師不繫大故史逸之耳又孟子稱子思爲魯繆公臣繆公顯之元年皇甫謐以爲壬申徐廣以爲甲戌蓋威烈王十九年去伯魚卒已七十六載不能無疑而孔叢子載繆公卒縣子制服子思不可繆公卒以甲辰去伯魚卒已百有六年尤不足信豈繆公穆公爲兩君史失其一或悼公之一諡繆公耶大抵孔叢出於燔書之後掇拾舊聞多出附會而史家採錄雜說往往自相矛盾如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當生於定公二年癸巳至威烈王時已逾百歲而史家年表於威烈王十九年甲戌歲載子夏授經魏文侯在諦考異同如司馬溫公者誤猶如此其他又不足論已

崇山　趙氏謂崇山在今澧州慈利縣慈利在舜封五嶽之內

荆州之壤不得爲投四裔且有庳之去慈利尚千餘里封弟於遠放驩兜顧於近乎宋之問詩崇山瘴癘不堪聞又云北望衡陽愈知其非慈利矣崇山在唐驩州境內牂牁江亦曰驩水自曲靖注田州入南甯府州曰驩水皆以驩兜得名則驩兜所放之崇山在交廣之閒泗城之南審矣大荒南經有驩頭之國驩頭卽驩兜也之問謫驩州而詠崇山攷據斯不誣耳

百姓如喪平聲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禮庶人爲國君服三月鄭氏曰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然周禮且然唐虞質樸之制愈可知已但言畿內則五服之民不服天子矣王者公天下而私其故封之國天下者代易以爲之大君而國其所世守雖失天下不亡其國故畿內之民親於五服而恩禮有加焉禮必度其可行而與情相稱九州編氓於天子疏遠闊絕而爲天子服喪情既不稱而勢亦不可行矣百姓者百官也黃帝始制姓氏皆天子賜之有爵者或以官邑或以字謚庶人賤無字謚無官邑不得有姓百姓如喪考妣諸侯卿大夫服斬衰也三年連下爲句三年之閒四海之內冠昏祭雖通而不作樂下及乎侯國之大夫士皆然士無故不撤琴瑟於斯撤矣侯國唯君服斬衰大夫士則否但撤樂耳故下云帥天下諸侯爲堯三年喪明侯國臣民之不與也

箕山　箕山有三一在山西遼州和順縣一在平陽府一在河南府登封縣平陽之箕山去禹都爲近益當食采其下則其避啟亦應於此南河之南偃師也陽城雒陽也堯舜禹所都不同

舜禹益各有封邑避者去而歸其國也集註云皆嵩山下深谷中是二聖同卽嵩山習爲退避之常所二室且爲受終之捷徑矣避天子位自盛德事固應從容以禮爲進退何至逃之無人之境如避兵避讐之藏形滅跡也哉逃而之谷而不得則當逃而之竇逃而之井如狐貍之竄蛇蜴之匿人將熏掘而得之此莊周迂怪之談非君子之言也

外丙仲壬　趙氏以二年四年爲在位之年葢殷道立弟汝及嫡長子則太丁薨而外丙仲壬踵立以傳太甲其制然也程子破其說以年爲歲湯壽百齡豈九十有八而生子乎竹書紀年記外丙名勝仲壬名庸湯以甲戌崩明年乙亥外丙立丙子崩明年丁丑仲壬立四年庚辰崩明年辛巳太甲立竹書編年甲子鱗次不亂實三代遺文之可徵者邵子皇極經世不紀二君年世皆折入於湯之末歲而序次唐虞夏商之年參差不齊至周宣王而後與經史合盖誤以堯元年爲甲辰而不知甲辰爲厥之厥元而堯元年實丙子也繇此相差一百四十九年而序次多舛矣若夫太甲宅憂桐宮者爲之後者爲之子太甲嗣仲壬則爲仲壬居喪如嗣子也湯墓在桐仲壬之墓亦在桐古者墓兆以昭穆祔葬無各爲陵邑之制也

司城貞子　微服而過宋過者不留之辭則未嘗信宿而無所主矣集註以貞子爲宋大夫據司城宋官耳乃司城司馬位並六卿貞子能亢桓魋以衛夫子自可迎來送往何須夫子之微服哉如其不然非魋之黨則孱弱葸畏之人抑不足以爲賢矣

孔子不得於魯衛在定哀之際宋之六卿未聞有貞子以賢著
自辰佗彊大心之奔皇向二族分執宋政皆魋黨也無可爲聖
人主者且夫子既過宋矣安得於宋復有主人宋與陳皆三恪
之後建官略同宋有司城陳亦有之陳存司敗亦有司城陳地
適當宋之南境一免宋阨即入陳地他日履陳廷而來司敗之
問其留陳明矣貞子之爲陳臣亡疑也乃陳自復封以後唯有
惠公吳懷公柳閔公越以迄於亡無有所謂陳侯周者周非陳
侯之名乃周之則受之周其稱臣者所謂公養之仕也夫子遭
阨至陳而窮暫爲陳侯公養之臣其不妄進亦見矣

君十卿祿　集註引徐氏言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卿田三千
二百畝大夫田八百畝上士田四百畝中士田二百畝下士與
庶人在官者田百畝此據下士上推而泥爲之算也且如大國
地方百里則提封萬井矣每井公田百畝是通計公田得百萬
畝也君田僅三萬二千畝三卿田僅九千六百畝九大夫僅七
千二百畝二十七上士僅萬八百畝二十七中士僅五千四百
畝二十七下士僅二千七百畝合計之僅田六萬七千七百畝
通府史胥徒計之約田八萬畝足矣不知自外九十二萬畝將
何庸也卽云戎祀職貢邦交之用不取給於君祿之中君祿者
僅以供君之服御膳羞也然國用取之祿田之外卿大夫之家
用乃一取之祿中僅有圭田五十畝之入以供祭祀則養廉已
薄而冠昏喪祀賓客皆何所給士大夫且有衣不蔽體食不充
腹之憂抑下士僅得百畝者不能躬親牧養桑麻場圃之事豈

絲枲匊豢之永絕卽求爲采茶薪樵之農人而不可得矣孟子言其詳不可得聞固闕疑以待通識者之論定而徐氏拘拘焉爲確算而額限之不已迂乎按荀卿禮論云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三世大夫之祀也賦車五乘則爲田三百二十井井公田百畝是大夫之祿田三萬二千畝也上推卿下推士皆可知已夫子爲魯司寇下大夫也且有九百之粟以與家宰使僅得祿田八百畝亦惡從得此哉讀孟子者當原其意以通之於事理不可固爲之說也

百畝之糞　集註云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說本之趙註益以糞爲矢穢也歷攷古人文字無有呼矢爲糞者糞之爲言除也故春秋傳曰糞除宗廟禮云爲長者糞此言百畝之糞繫之耕者之所獲之後則是從獲而計之而非追論其既往力耕之事且加田以矢溺唯江南稻田有之中土麥稷所無朱子生長新安宦游杭閩所知者其土農事而已龍子曰凶年糞其田而不足豈凶年之矢穢亦不足乎糞者除也謂除種穀餼食故零餘剩而計其整數也凡食若干人整數也古今使字用義固不相若呼矢爲糞者以矢穢必除去之借用孟子以除算爲糞猶今人言淨數掃數亦借用執今人之方言以訓古文鮮有不滯者矣

費惠公　歷攷春秋以來無所謂費國者集註云費邑之君邑安得有君而稱公且旣曰小國之君明費爲國而非邑矣費本季氏邑若疑季孫之後或僭稱公而哀公以後三家日弱故孔

子曰三桓之子孫微矣則不得割魯以自立爲小國可知子思所歷事之國爲魯衞或疑費字乃魯衞之譌而魯有費公在春秋前衞有惠公朔也子孫不得復謚爲惠按費地近邾豈季氏衰微費爲邾奪邾遷于費因號爲費猶魏之稱梁乎邾至戰國又改稱鄒國名屢易固不可得而攷也

殺越人　集註云殺人而顚越之人既被殺則自踣於地奚待人顚越之乎但言殺人其罪已極可勿論其越與不越也按越者踰也行也越人越疆而行之商旅也殺越人于貨律所謂攔路劫殺者是已附近之人雖挾重貨盜猶不敢肆其惡唯越境孤客殺之者易以滅口是以凶人敢試其鋒刃而人尤爲之飲恨也

牿亡　牿亡之牿從牛從告牛馬牢也費誓曰今惟淫舍牿牛馬其從木之梏則訓手梏也集註訓牿爲械以牿爲梏之失也牢牛馬者禁其動逸如人之過其仁義之心不使流動自非桎梏之謂

趙孟　集註云趙孟晉卿也當孟子時趙已簒晉且稱王矣不當復以字稱且趙氏唯趙武稱趙孟武柄晉政亦未嘗以貴人賤人之權勢自居此言趙孟云者亦汎然之辭猶今俗言趙甲錢乙張三李四耳不必求人以實之

狼疾　集註謂狼善顧疾走則不能使果有養指失背之人可謂其急遽而不能顧乎狼性暴戾有如狂者狼疾狂病也猶言牛癇鼠噎以獸名疾

曹交　趙註云曹交曹君之弟集註因之按曹於魯哀公八年爲宋所滅至戰國時名其故都爲陶秦東略地取之以封魏冉不知趙氏所云曹君者果何氏之君邾按邾小邾皆曹姓則交或二邾之後又或曹既滅而其子孫以國爲氏流寄他邦而交其後裔非有介弟之尊也

膠鬲　膠鬲爲殷之老臣觀孟子言輔相之與微箕並列可知已記稱武王甲子遇雨恐紂以膠鬲視師之言不實而殺賢臣則鬲之歸周與商容同在滅殷之後矣或謂文王遣鬲爲間於殷說尤詭誣膠鬲之舉當在紂父帝乙之世未嘗一日立於文王之廷集註謂文王舉之誤已

血之流杵　集註云杵春杵也雖云書不足信然言事亦必有其理而後成文師行糧食戰則齎糗糒守則輸米以炊未有挾杵曰以行者如云居民廬舍中之春杵則甲子之師陳於牧野非擣壘陷城何至入民廬舍而殺人按杵本槌字之譌謂盾也凡爲盾之木材必輕而製必薄故有可漂流之理雖爲已甚之辭然亦後世尉繚白起之兵所或有也

衮衣　衮元衣也王者衮服上衣元象天下裳黃象地集註云畫衣衮衣雖畫而衮不訓畫且公侯之衣亦畫而不得名爲衮衣非元衣故也衮服十二章衣八章裳四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則畫宗彝藻二章則繡不皆畫也

殺人父兄　爲人父兄胥人也殺人父殺人兄者亦殺人耳當其殺之豈擇人之有子弟者而殺之邪抑豈擇人之無子弟者

殺之而可免於報耶又豈置其人弗殺而但殺其父兄邪若均是人而名之曰人之親則孟子之言亦迂謬矣蓋殺人父兄云者因其子弟而殺之故以父兄稱此謂當時立參夷之法以子弟之罪累父兄而殺之也始置參夷之刑者及以參夷之法論獄者其人皆卒得參夷之禍故孟子有感而言集註未悉

丘民　小山謂之邱積物如山亦謂之邱易渙有邱大也眾也積之眾則大矣四井爲邱邱亦取積多之義楚人謂長嫂爲邱嫂亦言大也邱民者眾民也所謂天下之民歸心也若偶然獲譽於隴首之農夫而爲豪傑之士所不與亦何足以爲天子

榱題數尺　集註云榱桷也題頭也顧數尺之義未詳蓋屋庳淺則雷短屋高深則雷長雷長則簷宇暗而瓦易下迤於是於

榱桷之外別加榱題覆於榱上使檐際昂起則宇際軒敞如鳥翼之張矣然不施榱題者雷水順下既加榱題而有數尺之昂起則雷水且逆上而溢漏於是於瓦下榱上施薄板而以泥傅之上爲筒瓦使雷水雖稍逆猶下流而不中溢既加薄板施泥塗載厚重之瓦則一切櫨櫨櫚楝皆必以鉅厚之材承之舉一榱題數尺而屋之壯麗宏邃皆可推已以堂屋下基言之則數仞之堂必有十仞之室以土宇言之則有數尺之榱題必有數十圍之梁棟不言宮室之壯盛而自在其中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十四終

湘陰吳宗寶吾化劉鐸校